

毛

詩

後

箋

毛詩後箋卷十九

涇 胡承珙

小雅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

序云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呂記云左傳

昭二年

韓宣子來

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注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此詩在古止名節陸堂詩學據此謂孔叢子于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其編輯已在毛公之後承珙案孔叢此章所載孔子讀詩之言已先見於毛傳并說苑諸書亦多引之其言必有所自大抵古詩篇名亦有異同不必疑序

稱節南山爲與左氏不合十月之交箋云節刺師尹不平亦單稱節祇是便文無關義例也

箋云家父字周大夫也正義曰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此疏辨求車之家父非作詩之家父甚明且核劉瑾以隱三年尹氏卒卽詩之師尹求車之家父與之同時稽古編駁之當矣陸堂詩學乃謂孔疏泥序說以凡伯仍叔爲例余謂伯爵可以通稱家父爲字當有

專屬孔疏又云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因舉孔父爲
例然正考木金其名亦絕殊矣韋昭定爲平王時作古人
有先得我心者張氏詩貫亦云古人賜姓別族雖以王父
之字爲氏然曰某氏者爲子孫之通稱曰某父者爲本人
之自稱則皇父家父俱非前後兩人矣承琪案二說皆非
是左傳文十一年魯有富父終甥哀三年又有富父槐杜
注槐終甥之後此以某父爲字先後不嫌相同之明證也
何氏古義曰董仲舒云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
於利凶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
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今觀篇中絕無一

語及爭田事惟天方薦瘥說文作薦嗟云殘歲田也豈卽
爭田說邪然卽如所言義亦小矣承琪案五章降此鞠凶
傳云訥訟也箋以爲下此多訟之俗則董氏所謂無推讓
之風者毛詩似亦有此義但爭田及薦嗟字異則當出於
三家耳高誘淮南注云訟開田者舉桓公蘇信公是也董仲舒所云似卽其事則何人斯篇所言也或其時
鄉士爭訟而尹氏爲政有所偏私故節南山刺之然據此可見江都亦以節南山爲幽王時詩矣

許白雲詩鈔曰此詩刺王用尹氏前九章惟極言尹氏之
罪而卒章以言歸之王心則輕重本末自見此家父之善
於辭也其所以刺尹氏者大要有二事爲政不平而委任
小人也一章言尹氏之失民望而致愁蹙二章言爲政不

平而不顧天怒民怨三章言大師爲國根本爲政當均平
而其任之重如此四章言任用小人連引私黨五章言君
子可消天變六章承上言尹氏不但不能弭天變抑且生
禍亂下四句則應前第四章而又起下章欲遁逃之意七
章言欲遁無所往八章言小人情狀九章言尹氏自用拒
諫十章歸之於王承琪案此所釋前九章皆是惟以末章
歸本王心蓋用東萊詩記之說然玩全詩首章民具爾瞻
末章式訛爾心起結兩爾字相應必皆指尹氏而言末章
之爾心卽九章之其心不懲式訛反正言之刺其不懲而
冀以式訛乃詩人忠厚之意惟不平者尹氏而任尹氏者

則王也篇中一則曰天子是毗再則曰我王不甯而終之
以究王誦故序者推其本而以爲刺幽王耳其實詩詞專
責尹氏而刺王之旨自在言外詩中直言其事而序或溯
其由來或究其終極往往有之鄒忠嗣曰其詩諫尹氏而
非諫王故自稱其字是也

憂心如惓傳惓燔也釋文惓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
炆字才廉反小熱也段懋堂云說文美小熱也从火羊聲
詩曰憂心如美美羊聲羊讀如旣今誤作炆干聲非也小
熱一作小熱或作小熟皆非也詩曰憂心如美今本說文
誤爲憂心炆炆尤非也釋文正義於此句皆云說文作美

若依今本陸孔末由定爲此句之異文蓋毛詩本作如美
或同韓詩作如炎不知何人始加心作惓惓憂也豈憂心
如憂乎又於說文惓下妄加詩曰憂心如惓六字而說文
之眞沒矣此傳曰美燔也瓠葉傳曰加火曰燔說文燔蒸
也美小蒸也蒸加火也與毛詩合而今詩譌炎改惓雲漢
如炎如焚傳炎燎也而今本亦譌惓矣承琪案韓詩字皆
作炎雲漢如惓如焚後漢章帝紀注引韓詩亦作如炎說
文惓下引詩當是憂心如炎蓋用韓詩以明惓字從炎之
意後人從誤本毛詩改作惓耳毛傳於節南山訓燔於雲
漢訓燎當如段說經文一作美一作炎也

不敢戲談箋云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疾其貪暴以刑辟也宋儒皆從箋義惟李迂仲曰其言非戲實其國之將亡也此似謂正言莊論以救之之意承琪案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爲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惻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比于子胥遺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詩云憂心如惓不敢戲談據此亦有不敢不以正告之意是漢儒已有此解較箋義爲長

國旣卒斬何用不監傳卒盡斬斷監視也箋云天下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女何用爲職不監察之正義

云言卒斬者甚言之耳虞東學詩曰既者已然之辭疑舉
其和以前爲鑒此章蓋總叙作誦之由以爲東遷後詩固
無所據若虛擬將來文義不當如是承琪案此泥於國既
卒斬一語以爲驪山未禍以前不應作此語耳潛夫論賢
難篇云夫宵小朋黨而固位讒妬羣吠賢爲禍敗也豈
希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此萬官所以
屢失守而天命數靡常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嗚
呼時君俗主不此察也此所引詩亦似以監爲宜監于殷
之監然國既卒斬原不必謂國已盡滅亦不必偏指諸侯
但其君失道大臣專恣卽是國脉將絕言既者猶祖伊所

稱天既訖我殷命也監者謂當察視其亂之所由生也潛夫論愛日篇曰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傷三公居人尊位會人重祿而曾不有察民之盡瘁也此又同傳箋以監爲察視釋文引韓詩云監領也蓋監者臨也臨莅有治義華嚴經音義引國語賈注云臨治也領亦治也禮記樂記仲尼燕居注竝云領猶治然則韓詩訓監爲領猶訓監爲臨義取理治其旨亦與傳箋相近也

有實其猗傳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吠谷使之齊均也正義曰傳以綠竹猗猗是草木長茂之貌故爲長也王肅云南山高峻

而有實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承琪案據王肅
說是讀長爲長養之長釋文於長字無音則似如字讀然
長茂與高長義亦相因如毛義則此有實其猗與正月有
苑其特文例正同彼言阪田之中而有苑然茂特者不言
苗而可知其爲苗此謂南山之上而有實然長茂者不言
草木而可知其爲草木又如載芟之有厭其傑有實其積
文法皆與此同不足怪也鄭箋云猗倚也者疑當讀倚如
阿釋文倚於綺反非是長發實維阿衡箋云阿倚隸釋載
外黃令高彪碑猗衡篤禮釋云說書者以阿衡爲倚平偏
旁假借倚與猗近是阿猗倚三字皆通箋旁倚卽旁阿阿

者裏也曲也畎谷言阿猶韓外傳所云阿谷之隧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傳氏本正義曰毛讀從邱如四圭有
邱故爲本黃氏元吉日氏字毛鄭異訓鄭固破字孔謂毛
讀從邱豈亦破字乎李氏光型曰爾雅氏爲天根謂角亢
下繫於氏如木之有根故曰天根國語本見而草木節解
本謂氏是氏本同義毛義爲長承琪案李說是也說文氏
至也小徐本又有本也一訓此卽用毛傳也木部柢根也
尸部底下也凡从氏者皆有本義不必讀氏從邱

箋云氏當作桎鍵之桎釋文桎之實反又丁屨反礙也本
或作手旁至者誤也稽古編曰案字書桎字止有之實一

切但康成破字多取音同則丁履反當是古音而字書不收亦屬疏漏承琪案丁履反不當爲桎字之音按勘記曰當是抵字誤桎別體字抵作扞與桎字形近是也

正義曰易傳者以天子爲周之本謂臣爲本則於義不允故易之承琪案此說非是君相皆爲國本猶後人言中書爲政本也常武王謂尹氏箋云尹氏天子世大夫也逸周書武王伐紂厲翼于尹氏八士又云尹氏八士大師三公咸作有績則尹氏自周初以來已爲大族故公羊於尹氏卒有譏世卿之說夫以貴族世秉國政豈非所謂國本故潛夫論志氏姓云尹者本官名也若宋有大師楚有令尹

三言卷之三
左尹矣尹吉甫相宣王著大功績詩云尹氏大師維周之底也

天子是毗傳毗厚也箋云毗輔也釋文王作埤埤厚也承琪案依毛義當同王本作埤北門傳云埤厚也此正字也此傳毗厚也采菽傳臆厚也皆假借字荀子宥坐引詩作庫民不迷庫亦埤字之借爲毛義之所從出楊倞注云庫讀爲毗轉同鄭義作輔非也隋書律歷志引作天子是裨裨亦厚義也

荀子宥坐篇曰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尙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

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
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庫卑民不迷承琪案韓詩
外傳說苑及家語始誅篇所載孔子之言與荀子互有異
同而皆引此詩蓋詩大旨皆言爲國者當持刑政之平與
緇衣大學言慎好惡而引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其釋詩旨趣一也

不弔昊天傳弔至箋云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稽
古編曰節南山詩兩言不弔昊天傳訓弔爲至箋又轉至
爲善後儒據成七年襄十三年左傳引此詩改爲愬愬之
義然玩左氏兩傳善義自通其訓爲愬愬者杜注之說耳

未必邱明本意承琪案陳說是也書大誥弗弔天降割于我家某氏傳曰言周道不至天降凶害於我家又多士弗弔閔天大降瘳于殷君與弗弔天降瘳于殷此皆與詩不弔同弔卽至弗弔言不善也曰降割曰降瘳故先以不善言之王莽擬大誥云不弔天降瘳于趙傅丁董此正謂趙傅丁董皆爲天所不善不應言不爲天所弔閔卽多士君與言降瘳于殷亦不必言天不愍恤近儒又以弗弔天三字爲句言此不祥善之天亦非語氣總不如從毛鄭義爲當杜注左傳於成七年引詩謂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愍下民襄十三年引詩又注云言不爲皇天所恤隨文改誼

殊非的解至哀十六年傳閔天不弔注云弔至也仍用善義亦可知其無定詁矣又左傳閔天不弔周禮大祝司農注引作閔天不淑漢書五行志注應劭曰閔天不善於魯家此釋不弔皆與毛傳訓至者合蓋此詩不弔昊天猶言昊天不弔謂天不善於尹氏也與昊天不備昊天不惠昊天不平義同但文法倒裝耳箋順文解釋以爲呼天而愬之義亦可通正義述之云尹氏政既不善訴之於天言尹氏爲政實不善乎昊天不宜使此人居位以窮困我天下之眾民此則似以不弔絕句昊天屬下爲句於經文失句讀矣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傳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上而行也箋云仕察也勿當作未此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眾民矣不問而察之則下民未罔其上矣正義曰易傳者言庶民不信於王其文自明不當橫加不可故易之承琪案襄七年左傳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楚語靈王虐白公子張諫曰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德有國近臣諫遠臣誦與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是有畿田以屬諸侯至於今爲令君桓文皆然君

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據
此內外傳引詩之意皆謂民不信上而箋與之合故當以
箋說爲長淮南繆稱訓身苟正則懷遠易矣故詩曰弗躬
弗親庶民弗信說苑桓公問管仲以羣臣衣服輿馬甚汰
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
之胡不自親乎此皆與箋說合至下句箋云仕察也用釋
詁文正義又云勿當作未釋文鄭音末正義云未略欺罔
其上其實鄭破勿爲未不爲末焦里堂曰淮南子天文訓
未昧也未罔謂蒙昧欺罔其上是也但此詩皆責尹氏五

章君子如居筮云君子斥在位者此君子義亦當同卽指尹氏謂其勿問勿察而任用小人則小人必昧罔其上筮於此君子指王言尙有未合

式夷式已無小人始傳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筮云殆近也爲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事也無小人近正義曰下文戒王勿厚任親戚欲令用賢去惡宜爲勿近小人不當遠言小人之行終至危殆故易之也承琪案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曰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乎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

險卽危殆不險謂子夏交友必慎不因小人以至危殆由
此觀之毛義爲優矣

昊天不備降此鞠誥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傳備均鞠盈誥
訟也箋云盈猶多也戾乖也昊天乎師氏

案師氏當作尹氏正義演經文

三言尹氏可證各本皆誤今正爲政不均平乃下此多訟之俗又爲不和

順之行乃下此乖爭之化疾時民傲爲之愬之於天承琪
案箋以不備不惠屬尹氏與上昊天文義不貫此當謂昊
天以尹氏爲不均不順故降此鞠誥大戾耳與大雅瞻卬
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甯降此大厲文意正同多訟乖爭
雖由民俗然戾氣所致有似天降箋以爲由尹氏而降亦

非是傭釋文引韓詩作庸云庸易也易者平易與九章昊天不平同亦謂昊天以尹氏爲不平也

君子如屈傳屈極箋云屈至也案曠印靡有夷屈箋云屈極也其爲殘酷痛病於民如蠹賊之害禾稼然爲之無常亦無止息據彼箋訓屈爲極義取止息則此傳屈極亦爲止息與下句闕息義更協言君子如息其爭心則民鞠誼之心亦息矣箋於此又訓屈爲至而云如行至誠之道恐非傳意

誰秉國成禮記緇衣引詩誰能秉國成釋文云毛詩無能字承琪案箋云觀此君臣誰能持國之平乎言無有也據

此是鄭所見毛詩本有能字與禮記同正義既云君臣不能持國平又云君臣已竝言不能疑正義本亦當有能字與陸德明所據毛詩本異也歐陽本義以詩無能字爲句刪其字尤非是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傳項大也箋云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肖爲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新序雜事五云宋玉事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夫元媛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羿逢蒙不得

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而悼慄危視而躡行眾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世不便故也夫處世不便豈可以量功較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趑趄此之謂也易林履否噬嗑未濟等卦竝云名成德就項領不試潛夫論三式篇曰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其下卽言列侯關內侯宜試補吏以信其志旌其能云云中論爵祿篇云良農不患疆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

方慙慙靡所騁傷道之不遇也豈一世哉豈一世哉詳此
四書引詩之意皆謂士不見用如四牡久駕不行至于項
領然則項領之項不爲大義觀新序并引易臀無膚可見
矣此傳旣訓項爲大自當如箋所申以爲善大其領新序
等所據或三家詩義與毛不同然全詩皆言大臣專恣致
亂竝無感士不遇之意項領之喻仍當以毛鄭爲長後漢
書呂強傳羣邪項領膏脣拭舌劉肅大唐新語載神龍中
監察御史崔琬劾奏宗楚客等曰臣聞四牡項領良御不
乘二心事君明罰無捨此用傳箋之解最爲明晰

式說爾心以畜萬邦箋云訛化畜善也案此爾心傳箋皆

不明所指新語術事篇云季孫貪顯史之地而變起于蕭牆之內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刑立則德散佞用則忠亾詩云或或當是式之譌訛爾心以蓄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闕一字國治此之謂也詳此言季孫顯史之事則引詩爾心當指臣心陸賈在漢初當四家未出之先猶是周秦遺說尤可見後儒以末章歸本王心者非古義也

正月

序云正月大夫刺幽王也陳氏稽古編曰集傳載或說疑正月詩是東遷後作以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二語爲據夫

此何害爲西周末亾時語邪國語幽王三年山川震伯陽
父料周之亾不過十年又鄭桓公爲周司徒謀逃於之所
史伯引槃弧之謠龍漦之讖決周之必弊其期不及三稔
然則周之必亾而亾周之必爲褒姒當時有識之士固已
明知之且明言之矣安在褒姒威周之語獨不可著之於
詩乎

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傳將大也漢書劉向上封事曰霜降
失節不以其時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
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訓將爲大與毛同衆謂
訛言之民民猶人也對天言之則皆爲民非專指草野之

民也小人訛言者衆羣邪害正故下文曰念我獨兮我對上民而言人衆則我獨矣第十二章念我獨兮亦對上昏姻孔云言小人姻黨會聚而已孤獨無與離騷經曰世竝舉而好朋兮夫何焚獨而不予聽一篇之中亦屢曰我獨曰余獨此離騷所以爲三百篇之遺也

瘋憂以痒傳瘋痒皆病也爾雅釋詁瘋病也舍人注云瘋心憂憊之病也孫炎曰畏之病也呂大臨曰此與雨無正鼠思泣血文小異而義同承洪案說文無瘋字據釋文則字林乃有之蓋古祇借鼠爲瘋後人乃加疒旁淮南子說山訓狸頭已鼠山海經中山經脫尾之山有草焉名曰植

楮可以已癩郭注癩病也竝引淮南之言是癩卽鼠矣舍人以癩爲憂憊之病是癩兼病憂二義毛以此癩憂連文故從爾雅訓病正義演經文云痛憂此事以至於身病也始以癩痒皆訓病爲複故易爲痛不知癩憂以痒者謂旣病於憂又以憂而愈病文義自有次第不嫌其複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瘵傳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瘵病也箋云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病正義曰上言念我獨兮因此而告天是先訴己身未及論天下也文武雖受命之王年世已久念今時之虐政訴上世之哲王非入情也故知訴天使父母生我也承

琪案傳以父母爲文武者言自文武以來深仁厚澤休養
涵濡之久何以至今日而遭此暴虐正與下文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相接若如箋說爲己之父母則所謂先後者正
義以爲非父祖卽子孫旣曰我之父母生我而謂不自我
之父祖及子孫語意不順小宛念昔先人傳云先人文武
也此等訓義毛必有所受之贍印亦云不自我先不自我
後其下卽曰無忝皇祖遭時亂而呼先王何謂非人情乎
焦里堂毛詩補疏曰訓詁之例不外雙聲疊韻疊韻如子
孳也丑紐也雙聲如叔拾也且薦也而假借行乎其中有
直指其事者如此傳癩病也是也此外有比例之詞則加

猶字有指擬之詞則加謂字猶之云者如盈猶多也至猶善也以其非雙聲疊韻之假借亦非直指其事則於其相近者而指擬之也如云衆謂羣臣也衆不定是羣臣也此云父母謂文武父母不定是謂文武也傳擬度之以爲詩人所云父母指文武非謂文武令天生我天下之民也箋云天使父母生我豈父母又使天生我邪正義失之

憂心愈愈傳愈愈憂懼也爾雅痲痲病也郭注賢人失志懷憂病也邢疏引詩憂心愈愈何氏古義曰愈當作念說文云忘也暉也暉者含深也蓋含憂之深而至於善忘也承琪案何說近之廣雅怵憚懷憂也楚辭七諫心怵憚而

懷寃兮王逸注云怵懼憂愁貌大抵此傳及下傳惛惛憂
意也之類必皆經師相傳古訓王氏蘇氏或以愈愈爲益
甚或以惛惛爲獨憂皆就後世文義以改古人之訓詁不
足據矣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傳富人之屋烏所集也案此傳意以
屋卽末章仳仳者所有之屋則富人卽寄矣之富人末章
言民今無祿惟仳仳藪藪者爲富人此章上云念我無祿
又云哀我人斯于何從祿故傳云富人之屋烏所集者言
祿之所在皆歸於小人試瞻烏之爰止于誰之屋夫非彼
仳仳者所有之屋乎箋以烏集富人之屋喻民當求明君

而歸之似非傳意後漢書建甯元年陳蕃竇武爲閹人所害郭林宗哭之慟旣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但不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此則與箋意相同耳

旣克有定靡人弗勝傳勝乘也箋云王旣能有所定向復事之小者爾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正義曰此傳甚略王述之云旣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殘虐也今據爲毛說孫毓云小人好爲小善矜能自臧以爲大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驕人是詩所刺幽王也若乘陵殘虐之事動則有惡豈得名之爲克有定乎箋義爲長承琪案此疏引王肅述毛及孫毓所評義

皆迂曲毛於此傳雖略然合上文觀之瞻彼中林侯薪侯
蒸傳云中林林中也薪蒸言似而非此謂小人在朝似賢
而實非與韓詩外傳引此二語而曰言朝廷皆小人者合
又民今方殆視天夢夢傳云王者爲亂夢夢然則此定
字正對殆字言之謂今在朝者皆小人助王爲虐民之切
齒久矣今方危殆之時視王之所爲夢夢然誠無如此小
人何矣倘其既定將無人不超而乘其敝蓋以此戒小人
而愴以必敗故繼之曰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言上帝非小
人之是憎而誰憎乎如此似於通章詞意較爲明貫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傳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田間詩學

曰此言王之信訛言而弃老成史伯所謂弃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去和而取同是也夫山非不高也謂之爲卑別求所謂岡陵猶謂舊人不足用而以新進之小人爲賢也周語衛彪傒曰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弃德而卽怙淫夫周高山廣川大數也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正謂此也焦里堂曰毛以爲此在當前者若以爲山蓋又卑小卑小則非山乃岡陵耳與箋義異承琪案自傳箋後各家之說皆以此二句爲訛言故以高爲卑似於下文爲順然傳義本自貫通如云謂之爲山而其實則卑乃爲岡爲陵而已猶謂之爲君子其實

乃小人而已小人在位徒好爲詐僞之言王曾莫之禁止
卽有故老但訊以不急之務而實則君臣皆自以爲聖也
箋解謂山蓋卑二語旣詰鞠難通而以民之訛言爲衆民
尤謬說見下

民之訛言甯莫之懲箋云小人在位曾無欲止衆民之爲
僞言相陷害也承琪案此二語與沔水正同彼箋云訛僞
也言時不令小人好詐僞爲交易之言使見怨咎安然無
禁止是訛言卽下文之讒言唐風采芣刺聽讒而曰人之
僞言此依定本毛義本作僞言則訛言與讒言本無二義民猶人也本
不指無位之衆民此詩義亦相同而箋乃云小人在位不

止衆民之僞言夫小人在位其害甚多何僅以懲訛相責
望且箋於首章云人以僞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次
章云疾此訛言之人好惡同出其口我心憂政如是與訛
言者殊塗是訛言卽指在位之小人又民之無辜并其臣
僕箋云王旣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是此民亦不指
衆民皆與此章箋意矛盾毛詩曰箋云觀好言自口莠言
自口則所謂訛言者乃變亂是非之小人非思亂之民也
姚舜牧曰政行慘虐而又欲箝天下之口故造此姦僞之
言耳不曰執政而曰民者不敢斥言也此說得之

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傳倫理脊道也箋云維民號呼而發

此言皆有道理所以至然者非徒苟妄爲誣辭後儒皆用
箋義惟戴岷隱以爲小人無忌憚號此訛言其造作有次
第有由來承琪案斯言緊承上兩謂字說苑敬慎篇載孔
子論詩至于正月惕然如懼曰彼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
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己獨繇
之則曰非妖卽矣也故賢者旣不遇家語好生篇恐不終
其命焉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皆其類也詩曰謂天蓋高
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躋此言上下畏罪而無所自
容也蓋天高地厚其詞危急鄭以號爲號呼於義允矣春
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

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爲名號之大義也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目者徧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事也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事各順于名名各順于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得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董氏以號爲名號或出三家詩然其解有倫有脊爲理道意正與毛鄭合也

胡爲虺蜴傳蜴蜥也案毛於斯干維虺維蛇無傳此亦但以蜥釋蜴而不及虺蓋古人以虺卽蛇虺小蛇大故吳語云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斯干虺蛇連言自無庸傳此亦不及虺者以斯干明之可知爾雅本不釋虺其釋魚云虺

虺者此別一種蛇虺其正名虺乃蛇之通名虺虺猶言騰

蛇蟒蛇虺可連稱虺虺不得單稱虺也爾雅無文者毛多

不釋殆虺為小蛇通名當時所共知與呂記引董氏謂崔集注虺場之虺作

虺非是自舍人孫炎注爾雅以虺一名虺詩疏引郭氏音義

又云虺蛇一名反鼻如虺類後人遂專以虺為毒蛇然顏

氏家訓云虺古虺字見古今字詁疑後人所謂毒蛇之虺

字古只借虺字為之說文虺而虺則蛇之通名說文虺以

注鳴者引詩胡為虺蜥與蜥蠃蜥蜴諸篆類廁初未詳其

形狀蓋蜥蜴似蛇而有足虺為似蜥蜴之小蛇故相廁耳

至虫下云一名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臥形虺下云

虫也段注疑此二篆轉注非許書之舊許它下注云虫也

从疑當
从作似

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虫下注云象其臥形然

則虫乃不垂尾之它它乃垂尾之虫此二篆實一物也承
琪謂段說是也說文虫下博三寸首大如擘指八字當本
是蝮下注文而誤置於虫下後人因於其上加一名蝮三
字又於蝮下綴虫也二字以爲轉注實則許書虫下當如
段說但云它也象其臥形其下卽云物之細微或行或飛
或毛或羸或介或鱗以虫爲象蓋統論虫篆之用而終之
曰凡虫之屬皆從虫此則它虫皆蛇而虺又小蛇之似蜥
易者其蝮則蛇之一種非如虫虺之通名也至爾雅蝮蝮

蜥蜴蜥蜴蠃蜴守宮李巡孫炎皆以爲一物四名說
文易下云蜥易蠃蜴守宮而不及蠃蜴虫部蜥蜴
也蠃在壁曰蠃蜴在艸曰蜥易蠃蜴也一曰蠃蜴
玩它醫以注名者雖分別言之然本爲一類特以所在別
其稱名故方言有守宮蜥蜴蠃蜴蛇醫等名而不及蠃蜴
皆方俗稱有異同耳毛傳更簡故但云蜥蜴也而已詩
蜴之蜴經傳皆當同說文作蜥鹽鐵論周秦篇亦作胡爲蜴蜥蓋蜴卽蜥
之或體因其亦名蜥易或又誤易爲蜴而以蜥蜴爲連稱
則非是釋文當云蜥星歷反字又作蜴今本蜥蜴二字誤
倒致爲嚴緝所譏稽古編辨之當矣陸璣疏云蜴蜴一名

螻蛄水蜴也或謂之蛇醫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云云此
後人見蜴有水陸故加虺於蜴以別之本草唐本注有蛇
師生山谷蠃蜒似蛇師不生山谷在人家壁間名守宮等
語或謂蛇師卽蛇醫之義不知蛇師乃蛇斯之誤斯析同
聲蛇斯猶陸疏之虺析但毛傳祇以螻訓蜴而不連虺明
是二物陸疏合而一之非毛義也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傳仇仇猶警警也箋云王旣得我執
畱我其禮待我警警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
賢之名無用賢之實經義述聞曰仇仇或作執執廣雅曰
執執緩也集韻曰執執緩持也緇衣注曰持我仇仇然不

毛詩後箋

卷十九

三

堅固卽是緩持之意義與廣雅同與爾雅毛傳詩箋皆異
蓋本於三家承琪案執者荀子堯問篇貌執之士者百有
餘人楊注執猶待也以禮貌接待之士百有餘人也然則
執我猶言待我矣爾雅仇仇敖敖傲也郭注曰皆傲慢賢
者仇疑當爲忬之借說文忬高气也从口九聲忬字與仇
通國策西周策注忬與忬同由或作仇首史記忬由作仇猶
呂覽注作仇曾韓非子作仇由高氣與傲義近太戴禮文
王官人篇好臨人以色高人以氣謂傲慢也傲慢卽有緩
意爾雅傲慢也廣雅慢緩也禮記大學見賢而不能舉舉
而不能先命也注云命讀爲慢聲之誤也舉賢而不能使

君以先己是輕慢於舉人也此所謂慢者兼傲與緩二義蓋傲則不固左傳舉趾高心不固矣然則鄭緇衣注以仇仇爲不堅固與此傳猶警警者義相成也

燎之方揚甯或滅之傳滅之以水也箋云火田爲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燦怒甯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爲甚也經義述聞曰甯猶乃也言以燎火之盛而乃有滅之者以赫赫之宗周而乃爲褒姒所滅四句以上與下一氣相承詞意甚爲迫切若上言燎火難滅下言褒姒滅周則上下相承之間多一轉折而詞意迂回矣傳云滅之者水此正釋經文或滅之之意不如箋所云也甯

乃一聲之轉故詩中多謂乃爲甯能與甯亦一聲之轉而同訓爲乃故甯或滅之漢書谷永傳又作能或滅之承瑛案王說是也傳云滅之以水下傳云威滅也卽以滅訓威謂衰妣之威周猶水之滅火二文自皆正說疏謂傳曰滅之以水爲反語非是

赫赫宗周衰妣威之傳威滅也阮氏擘經室集曰說文滅盡也盡爲器中空从皿喪聲喪火餘也威與滅義相同詩人必變滅書威者一字分二韻則別二字書之義同字變之例也說文威字下引衰妣威之解曰从火戊聲火从于戊陽氣至戊而盡此詩作于幽王未喪之前直曰衰妣威

之者豫決其必滅也承琪案滅威本非同字似不得爲義
同字變之例釋文云威本或作滅者乃後人所爲耳左傳
昭元年呂覽疑似篇注列女傳漢書外戚傳皆引作滅者
由轉寫之誤未必當時卽有作滅之本漢書五行志引仍
作威此其未經誤寫者耳釋文威呼說反齊人語也此雖
不著所本然可見古人讀威字并與滅異音矣

又窘陰兩傳窘困也箋云窘仍也案窘之爲困此常訓也
呂記引董氏曰韓詩章句以窘爲迫此與毛義同也箋云
窘仍也者邵二雲爾雅正義於釋詁郡乃也云郡通作窘
卽引此箋爲證承琪案謂爾雅郡仍旣皆訓乃故郡亦訓

仍王氏經傳釋詞云法言郡勞王師郡者仍也仍者重也數也言數勞王師是也此箋以窘爲仍謂又將仍憂於陰雨仍憂言頻憂也漢書淮南衡山濟北叙傳云敢行稱亂窘世薦亾謂父子相仍再亾其國也

員于爾輻傳員益也說文員物數也从貝口聲案凡物之數多然後見僖十五年老傳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滋者益也員爲物數故有益義益于爾輻者謂輔能利益其輻中論貴驗篇云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親賢求助之謂也

昏姻孔云傳云旋也箋云云猶友也案云本古文雲說文

以雲象回轉之形又有古文雲作_𠄎埤雅引詩昏姻孔云傳以云象周旋盤薄之形故訓云爲旋是也箋以云爲友乃從雙聲得義似不如傳訓之古

𠄎𠄎彼有屋𠄎𠄎方有穀釋文方穀本或作方有穀者非也段氏詩小學云𠄎𠄎彼有屋富者也而方受祿於朝民今之無祿𠄎獨者也而又君天之在位祿之故曰𠄎矣富人哀此𠄎獨𠄎𠄎二句非以屋穀爲儷也孳經室集曰陸本作𠄎𠄎方穀陸本是也自唐石經以下皆衍有字此四句𠄎𠄎彼有屋五字與民今之無祿相諧𠄎𠄎方穀四字與天天是祿相諧其無有字明矣承琪案正義云其𠄎𠄎

毛詩後箋

卷十九

五

寢陋者方有爵祿之貴矣是正義本明與釋文本不同經中如此者甚多不能決其皆孔非而陸是後漢書蔡邕釋誨速速方穀天天是加彼係對文自不得用有字且以穀爲穀注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中閒自無有字若毛鄭本作穀有屋有穀當爲疊句如上章旨酒嘉肴之疊二有字卽章懷注引小雅速速方穀無有字不過順史傳成文非所見詩本如是觀其引鄭元注云穀祿也夭殺也椽破之也又繼之曰韓詩亦同然後言穀字之異可見上文引速速方穀天天是椽皆便順史文非別徵詩本不得據此謂詩無有字也

天天是椽傳君天之在位椽之箋云民於今而無祿者天以薦瘞天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椽破之段氏云蔡邕傳穀作穀天作天皆是譌字錢唐張賓鶴云親見蜀石經作天天是蜀本誤耳焦里堂曰傳以天爲君是爲在位是字指上有屋有穀之人也藪藪方穀則小人在位故民之無祿旣由君害之又卽是藪藪方穀之人椽之毛於大雅昏椽靡共解云椽天椽也以天明椽則此椽字亦與箋同耳正義於大雅述毛義云傳義以正月云天天是椽天謂天殺椽謂椽破是也而述正月傳義則云在位又椽譜之是以椽爲諸詠之詠與大雅正義相岐蓋正義非一人之筆

宜其異耳。椽通於琢，椽之剝擊猶琢之雕刻。在位椽之謂此，𦵏𦵏者刻剝之在位之於小民無所謂譖也。蔡邕釋誨云：速速方斲，天天是加。此文上下俱用駢對，則天天自對速速，乃屬文裁翦之法。毛既以天訓椽，謂大雅召閔傳則椽亦是

天。故以天椽爲天天，既以椽爲天，則不云是椽而云是加天天，是加猶云天椽是加，不得依毛詩謂蔡爲譖，亦不得依蔡而改詩爲天天。蜀石經作天天，是椽非也。或以蔡文天天是加爲天天，是加之譌，亦非也。承琪案蔡文速斲之異，據章懷云：韓詩同毛，則當出魯齊詩。速速與爾雅同，猶說文引詩伯伯，彼有屋皆與毛字異。郭注爾雅速速，速速感感。

惟述鞠也云陋人專祿國侵削賢者求哀念窮迫說文伯
小也則又皆與毛同義矣至天天是加加當以韻枯辜邪
冢家等字天天乃儷上句爲修辭之故并非詩本有異同
說苑敬慎篇孔子之周觀于大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
銘其背曰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其聞天妖伺人妖卽
天也此正同詩天天字雖不必同傳以天爲君然其爲天
天則一也

哿矣富人哀此惻獨傳哿可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
富人猶可

相臺本七經孟子
考文猶作已爲是

惻獨將困也經義述聞曰哿

與哀相對爲文哀者憂悲哿者歡樂也言樂矣彼有屋之

富人悲哉此無祿之惇獨也而無正篇哀哉不能言匪舌
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哀與哿亦
相對爲文言悲哉不能言之人其身困瘁樂矣能言之人
身處於安也哿嘉俱以加爲聲而其義相近昭八年左傳
引詩哿矣能言杜注哿嘉也鄭注禮運嘉樂也毛訓哿爲
可可亦快意愜心之稱故鄭箋曰富人已可惇獨將困正
義曰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失傳箋之意矣承瑛案
趙注孟子梁惠王篇云哿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
人但憐憫此榮獨羸弱者耳似亦以上句爲樂矣富人也

十月之交

序云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箋當爲刺厲王作詰訓傳
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
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衰妣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
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
知然承琪案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毛鄭分主幽厲正義雖
言各從其家然意實右鄭王肅皇甫謐申毛之說佚而不
存後儒旣據大衍術義虞翻之說推得幽王六年辛卯朔
入會限此係實測確有可憑則此詩之爲幽王已無疑義
其他正義申鄭各條皆有可辨者如節刺師尹此篇譏皇
父專權不得竝時而有二人案節之尹氏爲大師此皇父

則卿士明係二官如常武之卿士爲南仲其大師則皇父

此毛義也

彼同爲宣王之將帥此同爲幽王之大臣雖賢奸不

同何害一時有兩且節與十月之作亦未必卽在一時也

又云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獨方處敵夫曰妻王

無二后褒姒幽王所嬖豔妻非幽王之后案天子八十一

御妻不必正后乃得名妻况幽王旣黜申后固嘗立褒姒

爲后邪又云毛以豔妻爲褒姒美色曰豔鄭必爲別人者

以詩論天子之后不當以色名之不知此正著其以色升

而非以德選也若如所疑則瞻卬之哲婦傾城又可謂之

婦邪又據鄭語桓公初爲司徒褒姒尙未爲后詩以番爲

司徒在豔妻方盛之時司徒一官不得有二人桓公又非代番爲之此最爲鄭箋所據之孤證然國語言幽王八年桓公始爲司徒而史記言幽王三年已嬖褒姒番爲司徒自在桓公之先褒姒未爲后以前怙寵專房豈不得爲嬖處乎又引中候摘雒戒曰昌受符厲倡嬖及剡者配姬以放賢以剡對姬則剡爲其姓故知非褒姒夫旣云厲嬖而詩曰豔妻是與所言褒姒爲幽嬖不得言妻之說已自相矛盾若剡姓爲后之說則稽古編云宣王元舅是申伯則厲王后自應姜姓何得姓剡其辨當矣至孫毓評以褒姒龍齡之妖所生無有私黨皇甫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

若此之盛此又不然正月傳云褒國妘姓彼既爲褒人所
獻冒其國姓安見必無姻黨如後世賀蘭敏之之冒武氏
楊次山之冒宗者乎又云下篇言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勦
莫有夙夜莫有朝夕庶曰式滅覆出爲惡之言鄭箋皆謂
厲王流于彘之後於義爲安此尤非是兩無正謂爾遷于
王都箋以王都爲彘謂刺羣臣之不從王者夫厲王流彘
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子代宣王乃得解然
則厲王之流宣王尙不能從而謂羣臣能從之乎總之十
月篇中川沸山崩爲幽王時事證之外傳史記而皆合褒
妘之事又屢見於正月車羣白華及瞻卬諸詩雖皇父等

七子無他書傳可考然厲王臣子之見於經傳者亦絕無
七子其人而山川之變女戎之禍在厲王時更無影響可
尋豈皆書缺有閒耶故鄭箋以爲厲王竝未能質言所據
正義始援緯書爲證耳其云魯詩以爲厲王者出顏師古
漢書注魯詩亾於西晉不知顏氏何據云然考谷永傳建
始三年日食地震上書有云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巷閭妻
驕嬖且以不臧又云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亾又云絕驕
嬖之端抑袞閭之亂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又云遠皇
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此書前後屢用十月詩中語而惟言
幽王竝不及厲則其以褒姒閭妻對舉者祇是一人一事

相儷爲詞古人多此文例初非以幽厲竝言顏注引魯詩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祇就鄭箋約其文義耳申公魯詩本無傳顏氏何從得此言歟又外戚傳班婕妤賦悲農婦之作戒兮哀哀閭之爲郵亦以哀閭連稱閭豔古字通哀閭猶哀豔耳何氏古義曰使厲王時別有閭妻則當叙閭於衰之前不應皆先衰而後閭也顏注班賦又但云小雅刺幽王曰哀嬖滅之閭妻煽方處亦足見其注谷永傳之全無依據矣若漢書劉向上封事云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其下歷引角弓小閔十月之交正月四詩而繼之以厲王奔彘幽王見殺則似四篇

中有厲王之詩者然其所引密勿從事讒口替替皆從韓詩則向於十月之交篇用韓義而韓詩篇次在正月後固與毛同屬幽王者其竝舉幽厲亦如後漢左雄傳上疏言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此所云褒豔縱使分屬幽厲而二王之時又豈皆有七子可見幽厲之稱乃連類而及向雄之意皆未嘗以十月之詩爲厲王而顏注向傳四詩竝言刺幽王尤足見谷永傳注之妄也吾友魏默深曰劉向列女傳孽嬖類中於妹喜妲己後卽次以褒姒而無厲之

閻妻向撰此傳以規成帝其于是門特所用意豈有事關三代詠列六經且係魯詩之傳而遺略若此又班固論贊漢書皆用魯說而古今人表有褒姒無閻妻其餘皇父等七子竝列於幽王下品之次則魯詩之爲刺幽明如星日與厲王風馬牛不相及矣

朔月辛卯毛氏汲古閣本月誤作日明監本以上皆作月

段氏詩小學引劉向封事後漢丁鴻傳

據明正文盛本

李賢注章

帝紀呂氏讀詩記皆作月承琪案范氏補傳嚴氏詩緝劉氏克詩說亦皆作月范氏以朔月證詩人於夏正皆言月爲稽古編之所駁然其作朔月固不誤也劉氏云其日爲

朔日而曰朔月者日之會在此月朔是宋人詩本皆作朔月集傳作朔日自傳寫之誤耳考朔望字皆從月說文朔月一日始蘇也望月滿與日相望以朝君也故古人朔日稱朔月儀禮禮記皆有朔月之文尙書或稱元日上日而不曰朔日卽望亦但曰月幾望或旣望而不曰望日故知經文定當以朔月爲是也

彼月而會則維其常漢書五行志引詩傳日月會非常也此之日會猶常也日會則不滅矣此所引傳不知於三家何屬正義云彼月而會雖象非理殺臣猶則是其常道所解與此傳略同然以月會爲常似非經旨上文言日月告

凶當時必亦有月食之事步算家言日食前後月必當食故云彼月而會則既視爲常事矣此日而又會則一何不臧之甚維常者詩人所以刺時非其自以爲常也下章震電及川沸山崩亦皆實有其事但不必在同時耳

不甯不令箋云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正義云震雷之電其聲駭駛過常令使天下不安祇由王政教不善之徵所致也焦里堂曰天下不安解不甯政教不善解不令非以天下不安爲政教不善之徵也正義漫以箋義入傳而箋義亦失承琪案初學記太平御覽皆引詩含神務曰煜煜震電不甯不令此應刑法之太暴故震雷驚

人故天下不安箋義當卽本此下箋以百川相乘陵由貴
小人山頂崩爲君道壞與此一例正義釋箋不誤但并以
述傳則未知其必然否耳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傳言易位也箋云易位者君子居下
小人處上之謂也案左傳昭三十二年公薨于乾侯晉史
墨曰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外於外
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
岸爲谷深谷爲陵此以高下變遷爲尊卑易位之象毛傳
正與之合鄭箋謂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乃用推度災高岸
爲谷賢者退深谷爲陵小臨大之說義自可通然非左氏

及毛公之意也

皇父卿士箋云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皇父則爲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以卿士云正義曰言兼擅者於六卿之外更爲之都官總統六官之事兼雜爲名故爲之卿士承琪案周禮六卿分職三公不過兼官都官之制非經所有經典言卿士者甚多大率六卿中執政者謂之卿士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杜注王卿之執政者是也此章首言皇父卿士下二章又專責皇父則此卿士當是六卿之長洪範卿士維月下王一等常武王命卿士在大師皇父之前可知王朝卿士爲

最尊之位江慎修云周初官制冢宰總百官後來改制總百官者謂之卿士蓋卿士秉政殷時已然周之官制後改從殷制也今案商頌長發降于卿士卽指阿衡則江氏謂卿士秉政爲殷制者是也竹書紀年周穆王時有王命卿士蔡公謀父之文江氏謂周官制後來改從殷制者亦非無據大約卿士一職卽以六卿爲之如鄭桓莊以司徒王子虎以大宰之類

韋昭注國語大宰文公王卿士王子虎也

初非於六卿之外

更爲之都官也

家伯維宰箋云冢宰掌建邦之六典正義曰周禮有大宰卿小宰卿大夫宰夫下大夫鄭司農宰夫注云詩人曰家

伯維宰謂此宰夫也王肅以此宰爲小宰鄭以爲冢宰者以宰夫等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處小宰亦不得單稱宰以此知家伯維宰是冢宰也朱氏通義謂當以先鄭爲是若是冢宰不當在司徒之下承琪案正義謂此詩大率以官高爲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考雲漢冢宰亦在庶正之下或由取韻若此詩則當如周禮賈疏謂太宰在司徒下者彼以權寵爲次不以尊卑故內史中大夫在膳夫上士之下師氏中大夫在趣馬下士之下漢書古今人表亦作大宰家伯知鄭箋有本矣

仲允膳夫漢書人表作膳夫中術案術與遂古同音通用

說文旌導車所載全羽以爲允是允與旌亦雙聲故仲允
又作中術

潛夫論本政篇云皇父蹶躅聚而致災異案此詩以卿士
司徒冢宰與膳夫趣馬等彙叙一處者欲見皇父等勾通
宮禁必有膳夫趣馬一輩人爲之交關如齊之雍巫宋平
公夫人之步馬者皆其類也

橋維師氏漢書人表作萬承璽案漢游俠萬章長安人急
就篇有萬段卿路史成王封夏公有萬氏王僧孺百家譜
云蘭陵蕭道游娶萬氏女元和姓纂引風俗通禹姓夏禹
之後支庶以謚爲姓夾際氏族略云禹氏姒姓此則橋當

爲衰妣之族箋云番聚蹶稱皆氏而蹶爲姑姓見於韓奕或衰妣之姻姪故鄭統以七子爲妻黨盛女謁行之甚歟豔妻煽方處傳煽熾也釋文云煽說文作偏云熾盛也處一本作熾熾尺志反盛也案小徐本說文引詩作豔妻偏方熾是與釋文一本同不知處與上馬夫徒爲韻不得作熾且傳訓煽爲熾經必非又作方熾可知一作本始因箋方熾之文而誤箋云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竝處位此以方熾釋經煽字以竝處釋經方處其文明甚非以方熾訓方處也詩歷叙七子而終以豔妻所以見七子皆由豔妻而進正義以方處爲七人竝處大位是也終以豔妻

者乃歸重亂本之義七子自爲其親黨故李尋災異對引詩百川沸騰咎在皇甫卿士之屬惟陛下留意詩人之言稍抑外親大臣孟康注漢書亦云十月之交刺后族太盛也後漢書楊賜傳熹平元年上封事有云女謁行則讓夫昌諷夫昌則苞苴道故殷湯以之自成終濟亢旱之災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外內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之權割黷妻之愛此語與李尋略同

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釋文抑如字韓詩云意也案陸引韓詩者非謂以意訓抑言抑韓詩作意也古抑意字通九經古義已詳前云抑之言噫卽本韓詩蓋以意爲噫之省耳下章不憇遺一老釋文憇韓詩云閭也此亦謂憇韓詩作閭如春秋厥憇公羊作屈銀皆

字之假借非訓詁也

曰子不戕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
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釋文戕王
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臧在東曰上文于何不
臧箋云臧善也此曰子不臧箋云戕殘也臧字戕字最有
區別如鄭改字左云臧當作戕必不遽易本經也蓋三家
詩本有作臧者故肅據之以改毛氏而與鄭爲異陸氏謂
孫毓朋於王故反誣鄭也承珙案曰子不戕正與上豈曰
不時曰字相應惟其自以爲時故不以徹屋妨農爲戕害
而謂下之供上禮則宜然通章詞意聯貫釋文但言王肅

作賊而不存其說然作曰予不善則予乃邑人自予謂皇
父反以予爲不善不知下供上役之禮於文勢多一轉折
不如箋義之順也

作都于向傳向邑也正義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
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而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
畿內也承琪案春秋時向地名凡四見一爲隱二年莒人
入向寰字記所云向城在密州莒縣南二十五里者也一
爲襄十四年會吳于向此當爲吳地方輿紀要向城在鳳
陽府懷遠縣東北四十五里者也二地相近恰非一處然
皆不在東都畿內一爲隱十一年桓王與鄭之邑寰字記

云向城在孟州河陽縣二十五里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南有向城者也一爲襄十一年諸侯伐鄭會於北林師于向杜預曰向城在長社東北水經渠水注沙水首受洧水於長社縣東東北逕向岡西卽鄭之向鄉也長明溝又東逕向城北城側有向岡左傳諸侯伐鄭師於向者也方輿紀要云在開封府尉氏縣西南五十里此二向皆在周東都畿內後皆爲鄭地皇父所居之向當有一於此但未詳孰是路史以爲沛國龍亢卽莒人入向之向此周之國非邑名也詩地理考引九域志同州有向城詩作都于向謂此

今九域志無此語

此又出於春秋所有之外然於古無徵恐

不足據

擇三有事傳有司國之三卿稽古編云司當作同是也正
義曰箋云禮畿內諸侯二卿者大宰云乃施則於都鄙而
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注云兩謂兩卿伍謂伍大夫言都
鄙是畿內故王制注云畿內之國二卿是也其伍大夫與
畿外同言此者明皇父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自同畿外
增一卿以比列國也承琪案此疏雖係釋箋然曰自同畿
外曰以比列國卽依傳義爲文若傳作有司國之三卿則
語不可解矣大雅三事就緒疏引此傳云三有事者國之
三卿與今本異不知何故然箋疏之意皆謂
皇父立卿不應三而三則傳文自當
作有同國之三卿常武疏蓋脫誤也

噂沓背憎傳噂猶噂沓猶沓沓箋云噂噂沓沓相對談語釋文引說文作傳云聚也承珙案左傳僖十五年引詩亦作傳廣雅亦云傳傳衆也說文口部又有噂字云聚語也引詩噂沓背憎據箋云相對談語則毛詩當作噂或三家有作傳者歟沓猶沓沓者大雅板傳云泄泄猶沓沓也蕩箋云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故此箋亦以沓爲相對談語也

職競由人傳職主也箋云逐爲此者主由人也承珙案逐釋競主釋職便文解義故於經爲倒耳凡主相爭逐爲其事者古語蓋謂之職競襄八年左傳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杜注謂既卜且謀多但主相競逐爲網羅之事無成功也
哀二十三年傳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
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此謂
國事方殷主爲奔走無暇赴弔故杜於此注云競遽也其
實義皆相近柔職競用力亦同此義

說詳大雅

悠悠我里亦孔之瘠傳悠悠憂也里居也瘠病也箋云里
居也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釋文里如字本或作
廛後人改也陳氏稽古編曰呂記引董氏曰里顧野王作
廛爾雅以廛爲病集注同之今毛以里爲病蓋當毛作傳
時字爲廛也爾雅廛病也邢疏引悠悠我里爲證而云里

瘰音義同總觀諸說方知傳文有誤也凡箋義與傳同者
例不重訓毛果云里居鄭不應複出矣孔述毛云爲此而
病指里也亦甚困病指孔瘳又言鄭里居與毛異合之呂
記邢疏則毛傳里字訓病不訓居明甚源謂傳文當云里
病也中閒居也瘳三字乃昧者妄增耳伯兮心瘳傳已有
釋故此詩祇訓里字俗儒怪病義非里字常訓因增入瘳
字以當之見里字無釋則譟箋文居也以實之耳但呂謂
毛作傳時字當作瘳此未必然古字多通用當借里耳毛
義由師授不必望文生訓後儒據爾雅改爲瘳容有之釋
文所云良是也承琪案爾雅釋訓儵儵嘒嘒罹禍毒也釋

文儵樊本作攸引詩攸攸我里釋訓此條雖當屬小弁然
可見樊所據十月之交字本作里玉篇引詩作邇者乃所
謂後改之本陳氏之言可謂洞中癥結

兩無正

序云兩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
非所以爲政也集傳引劉元城云嘗讀韓詩有兩無極篇
序云兩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范氏補傳曰凡詩之命名
皆摘取詩中之語獨兩無正卷伯常武酌賚般六篇特出
詩人之意非有序以發之雖孔子亦不能知其爲何詩也
然則詩之有序庸可少哉說者多取韓詩爲證謂名兩無

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兩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竊
意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好事者之附會是詩七章前二
章今皆十句加以二句已不可信正大夫乃詩中之語故
欲以正大夫刺幽王合之據今序之文以求詩人之言亦
可見非所以爲政之意且與前篇弗躬弗親不自爲政之
語相應不必立異也承琪案呂記引董氏曰韓詩作兩無
政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曰無眾也書曰庶草繁蕪說文
曰蕪豐也則兩眾多者共爲政令不得一也故爲正大夫
之刺劉董俱稱韓詩而所見殊異劉氏謂篇首多二句朱
子亦以章句參差疑其不合若董氏竝見薛君章句讀無

爲蕪似非盡矣。雨蕪政者，蓋謂政亂如雨之蕪。薛君以眾訓無則，韓義與毛序略近，惟謂正大夫之刺則篇中明有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之語，對彼言我，其不作於正大夫明矣。至歐陽本義謂詩人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承珙謂蘇傳嚴緝及劉克詩說皆於詩詞求所以命篇之意，其實詩篇名有但原作詩之由，而詩中竝無其語者，卽如周頌酌謂酌先祖之道，賚謂錫予善人求之詩中詞旨實渺不相涉，可見古詩自有此例，不得執篇名以疑詩序也。

稽古編曰：使序果出漢儒，何難依傍經文爲明白易曉之語而故艱。

晦其詞，開後世以疑端乎。觀此序，愈信其來之古。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傳駿長也。箋云：此言王不能繼長。昊

天之德，釋文於長字無音。

下章正長也。始云長，張丈反。

是讀長如字承

琪案傳意謂皇天無親，不能長施德惠於人，長與常同。即天命靡常之意。箋謂王不能繼長，天德則經文，但言昊天不駿其德，似不當如箋所云也。

閔天疾威，箋云：王既不駿昊天德，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正義曰：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閔天，誤也。承琪案定本出於顏師古等，故顏注漢書叙傳亦引此詩作昊天。釋文則以本作昊天者爲

非近人陳長發戴東原是孔斌玉林段懋堂又是陸陳氏
據唐石經作吳戴氏又據巧言首章三言昊天不變文相
避以孔說爲得承琪謂但觀箋語曰旣曰又則毛鄭古本
必皆作吳本證自明無煩辭費矣

淪胥以鋪傳淪率也箋云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
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晉灼注漢書叙傳引齊魯韓詩
淪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章懷注後漢書蔡
邕傳引詩勲胥以痛勲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
人而使有罪者相率而病之是其大甚見韓詩惠氏九經
古義據易厲薰心虞翻本作闕漢書楚元王傳申公白生

諫不聽胥靡之應劭引此詩淪胥以鋪云胥靡刑名也是
薰爲閻胥爲胥靡詩言王赦有罪之辜而反坐無罪者以
薰胥之刑三家詩得之毛公誤也王氏述聞曰韓詩作痛
本字也毛詩作鋪借字也江漢淮夷來鋪傳曰鋪病也是
痛鋪古字通又淪薰聲相近薰帥聲之轉故爾雅毛詩訓
淪爲率韓詩訓薰爲帥薰亦淪也淪胥以鋪謂相率而入
於刑入於刑則病苦故韓詩曰薰胥以痛漢書曰薰胥以
刑其義一也晉灼注楚元王傳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
隨坐輕刑之名此以胥靡爲刑名非以胥爲
刑名應劭以淪胥之惠氏讀薰爲閻而以薰胥爲刑名則
胥爲刑名於義未安後文之淪胥以敗淪胥以亾皆不可通矣毛詩作淪韓詩

作薰而同訓爲率惠以三家爲是毛爲非竊所未喻承琪案王說是也爾雅淪率也率者類也賓之初筵箋云所以敗亂天下率如此也釋文率音類正義曰言率者非一之辭考上記梓人注是取象率焉釋文率本又作類胥者相也皆也淪胥猶言類相皆是一概之辭亦卽有牽率之義此必當時成語故毛詩三言淪胥淪胥以鋪謂類相與受其病淪胥以敗淪胥以亾謂類相與入于敗亾也三家淪作薰者或謂以同韻假借其實淪薰二字古讀雙聲如淪與淪同命聲而讀古還反薰亦作葷作焮然則淪之爲薰猶錄之爲鯁瑣之爲現薰亦訓率者又如緩之爲率皆由

聲轉而字變者也

周宗既滅稽古編曰周宗宗周見於經傳者不一在而周則指鎬京在東周則指王城爲天下所宗故曰周宗宗尊也朱傳解宗爲族姓而謂將有易姓之變始是臆說承琪案朱傳之說本於蘇氏昭十六年左傳引此詩又作宗周是二字顛倒皆通正義云文雖異而義同是也既滅者王肅以爲其道已滅是與國既卒斬同意先儒引祖伊言天既訖我般命爲證不必因此疑爲東遷後詩也

三事大夫箋云三公正義曰鄭以卿則當有六人孤則無主事故知三事大夫唯三公耳王肅以三事爲三公大夫

謂其屬案上文正大大夫爲一人則三事大夫不得分爲二也且其文對邦君諸侯若三公下私屬大夫則不得特通於王不宜責其莫有夙夜也承琪案上言正大大夫爲長官之大夫當指六卿之長其中卽兼三公不得又以三事爲三公下文邦君諸侯是統言此亦不當以三公與大夫分爲二三事大夫疑爲在內卿大夫之總稱對下邦君句爲在外諸侯之統稱尙書立政云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其上文云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下文云立事準人牧夫又曰三宅曰三有宅皆謂有此三等官職任人謂任事之官準夫謂平法之官牧謂養民之官作三事者言作此三

事其下虎賁綴衣至司徒司馬司空亞旅皆有此三事之
責者詩三事大夫當亦是統言之大夫者丈夫之成名故
公卿以下皆可通稱也

曾我誓御傳誓御侍御也箋云曾但侍御小臣懔懔憂之
大臣無念之者承琪案此詩自是誓御之臣所作而序云
大夫刺幽王則誓御未必是小臣之稱楚語居寢則有褻
御之箴韋注褻近也

褻與誓同

崧高王命傳御傳云御治事之

官也然則此誓御當是近臣之治事者說文誓字雖訓日
狎習相嫚然第言誓字本義耳毛以侍御訓誓御則當爲
左右親近之臣故章末傳云遭亂世義不得去則其非小

臣可知後世侍中常侍何嘗非尊官乎箋泥於誓字之解以爲左右小臣恐非毛旨

聽言則荅諧言則退傳以言進退人也案此傳以進釋荅字荅本當作對大雅柔柔聽言則對與此正同蕩流言以對傳云對遂也遂之義爲進謂彊禦多對之人爲流言以進於王月令遂賢良注云遂進也易大壯不能退不能遂虞注遂進也爾雅對遂也郭注引詩對揚王休對揚謂進揚故江漢傳亦云對遂孔疏於蕩傳對遂謂遂成其惡於江漢傳對遂云遂稱揚王之德美皆以爲因事之詞味失毛公訓對爲遂之旨皇矣以對于天下傳云對遂者亦謂文王整師遏寇以篤周家之福以進於天下乃無敵於

天下之意趙注孟子以對于天下云以揚名於天下卽毛

傳對遂義也

孔疏於此對遂又謂遂天下之心則經文于字爲贅設

此詩傳意蓋謂

聽言則對諧言則退者有時聽淺近之言則進用其人有

時受讒譖之言則排退其人季布所謂以一人譽召臣以

一人毀去臣及王尊傳云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

皆其類也此二語所以申上文凡百君子莫有用諛

今本作諛

諛言由其輕信好讒故眾在位者無不用危凶之事相告

語者下章能言不能言亦卽承此章而反復明之惟聽言

之不善故拙者病而巧者安也漢書賈山傳言秦退誹謗

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天下已潰而莫之

告也其下引詩曰聽言則對諧言則退新序雜事篇齊宣
王謂閭邱印曰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印對曰夫雞
豚謹噉則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
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諧言則退庸得進乎二條
皆與傳義相近鄭箋於此云荅猶距也有可聽用之言則
其以辭距而違之於柔柔聽言則對又云對荅也見道聽
之言則應荅之文同義異固非而此箋以荅爲距尤不合
孔疏雖云受之與距皆是以言荅之然經但言荅何知其
必爲距而不受乎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惟躬是瘁苟矣能言巧言如流俾

窮處休傳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苟可也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稽古編曰夫曰世所謂則僅見許於俗人決非賢者箋疏申之謂賢者之中有此巧拙二種恐失毛旨古未有以巧言爲善者表記辭欲巧未必是聖人語七十子之徒得於傳聞耳仲達引以爲證誤矣至左傳昭八年晉叔向引不能言證小人之言僭而無徵引能言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此特斷章耳杜注謂叔向時詩義如此亦未必然承琪案陳說是也潛夫論本政篇曰詩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佞彌巧者官彌尊也此最得毛傳之意

謂爾遷于王都曰子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
出居誰從作爾室傳賢者不肖遷於王都也無聲曰泣血
無所言而不見疾也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肖反
者也此傳文義甚明宋儒有疑爲東遷後詩者毛西河以
遷爲遷易無還歸之義遂以王都爲洛夫使遷爲遷洛則
其初本在西都竝非自洛而往何以云昔爾出居乎蓋遷
者移徙之名其先自王都而出固可謂之遷卽其自他處
而還亦可謂之遷曲禮坐而遷屨注云遷或爲還是遷與
還字亦通也上篇末章我不敢倣我友自逸傳云親屬之
臣心不能已此篇末章傳云思其友而不肖反可見二篇

實一時之事此不肖遷于王都之賢者卽上篇之我友亦卽此篇之朋友也幽王之時亂形孔亟羣臣離散鄭桓公尙奇孳號卽爲逃死之計其不去者必實有義不得去之故此等傳義毛公當有師承斷非望文衍說也

鼠思泣血箋云鼠憂也案毛意鼠卽癩憂以痒之癩故於此無傳憂病義本相近故字亦多通爾雅釋文引舍人注云癩癩瘰痒皆心憂憊之病十月之交悠悠我里傳云里病雲漢云如何里箋云里憂爾雅憊憂也說文憊一曰病也爾雅穎閔皆訓病而說文悴憂也左傳注閔憂也皆其比例管子侈靡篇鼠應廣之實注云鼠憂也蓋本此箋

小閔

序云小閔大夫刺幽王也箋云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故曰小閔正義曰十月之交言日月告凶權臣亂政雨無正言宗周壞滅君臣散離皆是事之大者此篇唯刺謀事邪僻不任賢者是其事小於上篇與上別篇所以得相比者此四篇文體相類是一人之作故得自相比校爲之立名也案此云四篇者合下小宛然彼疏又云名曰小宛者王才智卑小似小鳥然則又當篇取義不闕比較立名二篇相連而彼此參差殊爲穿鑿若宋儒謂小閔小宛小弁小明皆以別其爲小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閔大

明獨宛弁闕焉者孔子所刪邾仲與駁之曰凡篇目皆作者自命或太史記之太師目之未有二雅先有篇目如前說是先有小雅而後以此詩從之非也且小雅詩多矣何獨別此四篇若然大東名小東正宜反以大名何也至謂大宛大弁夫子刪之然則頌有小毖又焉得有大毖乎此辨甚快然則名篇之義竟從闕疑爲是

謀猶回適傳回邪適辟案說文適回避也避當依韻會作辟辟謂邪僻大雅抑桑柔皆有回適箋皆訓爲維邪維回聲之轉邪僻義相成耳釋文引韓詩適作駁文選而征賦注引作次幽通賦注引作穴皆假借字也而征賦注又引

薛君章句曰回邪僻也回下當脫次字蓋亦以邪訓回以僻訓次故釋文云韓詩作欵義同

滄滄訛傳滄滄然患其上訛訛然思不稱乎上陳碩甫曰滄滄說文作翁翁爾雅翁翁詩正義釋文皆作滄滄訛說說文作訾訾傳曰思不稱乎上正義曰不思稱於上案作不思想是也說文曰訾訾不思稱意也爾雅釋文引字林云訛訛不思稱乎上之意皆用毛傳此其證滄滄有彊禦之義滄讀爲是謂脅君之脅傳云患其上者言與上爲患也訛訛有病弱之義史記貨殖傳訾窳偷生晉灼曰訾病也漢地理志注應劭曰訾弱也訾與訛同傳曰不思稱

乎上者言不思報稱乎上意也皆謂臣下不供職之事召
閔傳訛訛竅不供事也二傳意同韓詩云滄滄訛訛不善
之貌承琪案荀子脩身篇云小人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
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
之賊己也諛諛者親諫諍者疏脩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
無滅亾得乎哉詩曰喻喻咎咎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
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漢書劉向封事曰眾
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
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宋
儒王氏蘇氏皆本此以滄滄爲苟相合同訛訛爲苟相詆

毀以異於毛其實毛義與荀劉二說本相引申惟其黨同
伐異背公徇私故足以爲上之患而不思勤其職事以報
稱乎上荀劉推其原毛傳指其實耳郭注爾雅云賢者陵
替奸黨熾背公卹私曠職事二語於雅傳及荀劉義皆有
合也

是用不集王氏詩考引韓詩外傳集作就

影元鈔本外傳亦作就呂

記引董氏則云韓詩集注俱作就顧氏詩本音以改就與
上猶下咎協爲是江慎修謂左傳引詩亦作集則就字似
是韓詩所改此四句之韻蓋第一句與第四句韻猶決拾
旣依與助我舉柴韻民之未戾與覆背善晉韻也我龜旣

厭厭字雖在豔韻而葉韻亦有厭字於葉切葉韻本與緝通故厭與集可爲韻孔奭軒則謂大明有命旣集與文王初載爲韻而合字陽字俱無韻之句下渙止子乃連用三韻如是則集字可改歸志職一韻則小閔之集與猶協爲古通韻承堯案江孔二說皆牽強不合小閔毛傳集就也則毛本經文自當作集與韓不同但毛云集就也者乃謂集爲就之假借非以就訓集顧命用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集作就蓋二字聲轉義同字相假借古人并假以與猶咎爲韻如文王無遏爾躬與天韻躬義爲身卽讀如身以與天韻此其例也惟集字本韻仍當如大明之與合韻爲

緝合通用毛於彼傳云集就也者則是以就訓集與此異也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箋云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左氏襄八年傳子駟引詩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杜注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於道衆無適從也近顧氏杜解補正惠氏九經古義王氏經義述聞皆本杜說謂古匪彼通用兩無正如彼行邁及此詩下章如彼築室于道謀語意相同則匪卽彼也承琪案如彼行邁則靡所臻直言行而無所至故可云如彼築室道謀理宜不成

故亦可云如彼若此句行邁謀行爲行路邁亦訓行又訓

遠行

說文邁遠行也

又訓往

廣雅

如此而已若云如彼行而遠謀行

而往謀則正宜得道故箋以匪爲非謂不行而坐圖乃與

下句承接杜注以匪爲彼雖字本可通然以行邁謀爲謀

於路人祇與下章于道謀同意而行路究與築室不同問

塗於路旁之人未見其必不得道左傳正義申之云如者

如似他物故以匪爲彼不知如匪澣衣亦是如似他物又

豈得以匪爲彼乎詳玩二句文義仍當從鄭以非訓匪爲

長

左疏又云鄭以行爲道邁爲行言道上行人杜亦當然案此乃乘維行邁靡靡箋義此箋不行而坐圖遠近直

言不行必非以行爲道坐圖遠近釋邁謀二字似是以邁爲遠謂不行而欲遠謀也近者便文連言之耳左傳疏亦

誤

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傳邇近也爭爲近言箋云聽順

近言之同者爭近

今本無此近字從岳本增

言之異者承琪案傳云爭

爲近言是謂上之人惟邇言是聽則下爭爲邇言以迎之邇爲近者所謂內會者鄙不能遠謀也鹽鐵論復古篇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惟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此釋邇言甚明箋謂爭近言之異者乃與毛別義孔疏卽用以述毛誤矣

民雖靡靡箋云應法也正義曰鄭訓應音模爲法王肅讀

爲懽

喜吳反

懽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國雖小民雖少猶有

此六事未審毛意如何今同之鄭說承珙案毛以靡止爲小蓋訓止爲基止國無基止故言小則靡靡不當同鄭說釋文引韓詩作靡腓云猶無幾何王肅以靡應言少義本韓詩大雅緜周原應應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應亦作腓傳二十八年左傳原田每每亦與腓同每之義爲艸盛上出是應腓每皆盛多之義靡應言少王氏述毛爲是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傳馮陵也徒涉曰馮河徒搏曰暴虎一非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正義

曰一非也者言唯知此暴虎馮河一事非而不知其他事

也稽古編曰毛傳釋小閔卒章用不敬小人則亦危殆之

意本於荀子狎虎語

見臣道篇

華谷非之謂此篇諸章止言不

能聽謀竝無畏小人之說荀子引詩是斷章取義毛乃荀

之弟子故祖其師說非詩之正旨也斯言似之而實非詳

玩經文前五章皆刺時之語末一章獨爲自警之詞何必

全篇皆言聽謀乎荀毛師弟同堂其詩說應得之面受非

若異世徒據成書也苟果斷章毛豈不知而用爲正解乎

承琪案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晉樂王鮒曰小

閔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杜注謂卒章義取非惟暴虎馮河

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始王鮒從斯義可見此章毛傳
義實本於左氏不止荀卿也輔漢卿謂荀子左傳皆以此
章爲畏小人而發是古之傳經者已有此說而集解不取
者蓋此詩初不爲小人而賦此說與華谷同其實非是淮
南本經訓引此詩高注云言小人而爲政不可不敬不敬
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外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
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脊小人危也故曰莫知其他此
語亦與傳箋合若鹽鐵論詔聖篇引詩曰不敢暴虎不敢
馮河爲其無益也以此刑法峻則民不犯此或斷章取義

耳

小宛

序云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今本作宣王誤唐石經相臺本俱作曲王國語晉語

秦伯襄公子重耳秦伯賦鳩飛章注云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已念晉先君及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詩序云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所以念傷亾人思成公子案詩序二字必有脫誤然宋本章注已然殊不可解鳩飛自是逸詩章附會以爲小宛耳昭元年左傳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則鳩飛之不得爲小宛亦明矣宛彼鳴鳩傳興也宛小貌鳴鳩鵲鵬案毛於岷吁嗟鳩兮

傳云鳩鵲鳩也。會桑甚過則醉而傷其性。此固以目驗知之。實亦據月令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二語本爲蠶事。紀侯則桑閒之鳩，自當爲鵲鳩。此詩言鳴鳩，又與月令鳴鳩同。故傳以爲鵲鵲，卽岷傳之鵲鳩也。爾雅鵲鳩，鵲鵲孫炎注云鵲鵲一名鳴鳩，用毛傳也。太平御覽引蔡邕月令章句亦以鳴鳩爲鵲鳩。郭注爾雅云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亦呼爲鵲鵲。禮記疏引郭景純云鵲音九物反，鵲音嘲。今人尙名此鳥爲鵲嘲。其形狀與郭注正合。毛云宛小貌者，方言鳩大者謂之須鳩，小者或謂之鵲。鳩釋文引字林骨鳩，小種鳩也。皆與毛合。埤雅以爲卽莊

子之鷺鳩鷺與鵲聲相轉莊子釋文引崔謨注鷺讀爲滑
又引李注以爲滑雕知埤雅之說有本爾雅鷺山鵲而此
鳩亦得鷺名又知郭注似山鵲之說亦非無因莊子言鷺
鳩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尤與毛傳取興
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者意義爲合陸疏以
爲斑鳩者本舍人爾雅注然左傳鵲鳩司事樊光以爲春
來冬去東京賦亦云鵲鳩春鳴若斑鳩則四時皆有之宜
郭景純以舊說爲非也

念昔先人傳先人文武也禮記祭義詩云明發不寐有懷
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

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響之必樂已至必哀注云明發不寐謂夜至旦也祭之明日謂釋日也言釋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容尸侑也正義曰此幽王小雅小宛之篇而云文王詩也者記者引詩斷章取義且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幽王亦得爲文王之詩也承琪案孔子閒居引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云云而曰此文武之德也引明明天子命聞不已曰此三代之德也引弛其文德協此四國曰此大王之德也凡皆取象其德而已此所謂斷章也若此文王之詩則似文王當日之詩實有此明發不寐二語不當如孔疏以爲斷章小宛詩人始是稱述舊篇故以念昔

先人引起毛傳直指爲文武蓋必有所受之觀正月父母生我傳尙云父母謂文武也此則并不言謂矣連稱文武者文王世子云武王率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武道同故可通稱耳毛於二人無傳者意以先人指文武則文武之所懷者必自懷其父母可知正義以二人亦卽文武則念昔有懷文義不應如是複沓也

明發不寐傳明發發夕至明正義曰夜地而闌至旦而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承琪案呂記引董氏以此爲王基語詳基意以發亦是明故發明卽旦明發夕亦卽旦夕明發不寐者猶言達旦不寐也觀此益知傳文明發發夕

三言行錄 卷一 一
至明中閒衍一發字試思發爲旦明開發若謂開發之夕
至明則於文爲不辭矣餘詳載驅下

壹醉日富傳醉而日富矣段氏懋堂曰宋本岳本作醉日
而富矣謂當壹醉之日頓自富矣與箋小別承琪案此傳
仍當依閩本作醉而日富蓋壹者專壹富者盛也

論語富
哉言乎

集解引孔
注富盛也長樂劉氏曰彼昏而不醒壹志於酒日增其甚

故曰壹醉日富彭山季氏曰壹醉專務酣飲也富益也飲
酒至醉者多剛暴故以溫克爲良二說皆於經旨切合鄭
箋以壹爲一富爲以財驕人近於望文生義矣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傳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

之稽古編曰集傳釋小宛三章以庶民采菽興善道人皆可行螟蛉有子與不似者可教而似因以式穀終采菽意似之終負子意此亦強爲分配語耳采菽之興何自獨別爲善道乎況似之者正似其善道何得分爲兩義承琪案集傳釋中原二句義本歐蘇宋書武三王傳云仁義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之被萬物故不繫于貴賤是此解本不始於歐蘇但上章云天命不又此章正申言天命靡常之意故當以毛鄭之解爲正唐書蘇源明傳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諫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思明楚元皆采菽之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而速成之

邪此依毛鄭爲說者蓋詩人興義乃如秦人失鹿之喻毛云力采則得者所謂力征經營也宋書以喻仁義者自是斷章取意陸機文賦云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則又以喻文學豈得爲詩本義邪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傳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承琪案法言學行篇云螟蛉之子螻而逢蜾蠃祝之日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說文蜾蠃蒲盧細要土蠶也天地之性細要純雉無子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此說卽本楊雄亦與列子純雉其名

穉蜂莊子細要者化

司馬彪注云取青
蟲于祝使似之也

淮南子貞蟲之動

以毒螫

高誘注貞蟲細要蜂果處
之屬無牝牡之合曰貞

諸說皆合然則傳箋之

解不可易矣陸疏亦無異說惟陶隱居注本草有細要蜂
捕青蟲以俟其子大爲糧之說其後掌禹錫本草注嚴有
翼藝苑雌黃董彥辰聞辨新錄葉大慶考古質疑范處義
解頤新語戴侗六書故楊慎丹鉛錄王廷相雅述篇皆用
其說且云剖螺蠃之巢親見有細卵如粟寄螟蛉身上久
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爲果蠃之形穴竅而出然
李含光本草音義又云呪變成子近亦數有見者是不得
信彼而疑此今姑無庸悉辨第以經文證之若如後儒謂

螺贏寄子螟蛉身上則詩當云螺贏有子螟蛉負之矣此固可一言而決者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風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傳題視也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忝辱也索毛傳取節之義所包者廣日邁月征與周頌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大旨略同鄭箋以日視朝月視朔爲言乃與序言刺王切合說經固當如此韓詩外傳云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漢書東方朔傳曰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鷓鴣飛且鳴矣潛夫論讀學篇

曰詩云顧彼鵲鶴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爲博己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聞而以顯父母也中論貴驗篇云故有進業無退功詩曰相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此則所謂詩無達詁者宋人最喜此種義非不通而非注經之體矣

交交桑扈傳桑扈竊脂也言上爲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箋云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案爾雅釋鳥有兩桑扈竊脂陸農師李迂仲謂有二種一種盜竊脂膏者與鳩鷓剖葦對文皆指其性一

種淺白色如脂者與竊元竊藍竊黃等相廁乃指其色范氏補傳則謂二者實一物耳謂一名有二義則可謂一物有二種則不可邵氏爾雅正義獨據賈逵舍人樊光及說文獨斷諸書所述九扈次第斷爲唐石經重出桑扈竊脂四字於冬扈之下唐後諸儒皆沿其誤立七證以明之其言甚核又云左傳疏謂竊脂爲淺白不信盜竊脂膏之說非惟不達物性又不明於詩義今桑扈色青翠春暮常在叢蒼閒孔疏定爲淺白當由未識此鳥以肌決之三百篇善言物性前後互見宜得其會通詩不云乎交交桑扈有鶯其羽交交桑扈有鶯其領毛傳云鶯然有文章是鶯者

指其色之青翠而言後世以黃離爲黃鶯亦言其文采也若如孔疏以桑扈爲淺白之鳥則白鶯白鶯亦可云有鶯其羽有鶯其領乎淮南說林訓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蕪也下人盡物之性以正其名至今可得之目驗豈得強所不知斷爲淺白哉承琪案邵說是也桑扈郭注陸疏及高誘注淮南皆以爲青雀則邵云青翠有文采與鶯羽之桑扈爲一物審矣中山經崑山有鳥赤身白首亦名竊脂則竊脂之非淺白色益信大抵竊脂肉食者非必盡盜竊脂膏凡蟲蟻亦脂膏肉食也傳言桑扈啄粟喻上爲亂政箋以失其天性申之可謂善於體物者

哀我墳寡傳墳盡箋云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釋文墳
韓詩作疹疹苦也承琪案古从眞从彡之字互相假借此
傳訓墳爲盡者蓋以墳爲疹之假借贖印邦國疹瘁傳云
疹盡也韓詩作疹者疹乃籀文疹字疹辱瘍也非其義韓
蓋以疹爲癩之假借說文癩病也雲漢召閔箋竝云癩病
也雲漢釋文癩韓詩亦作疹

宐岸宐獄傳岸訟也釋文岸如字韋昭注漢書同韓詩作
犴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案毛詩以岸爲犴之假借
說文犴胡地野狗从豸干聲或从犬作犴引詩宐犴宐獄
蓋犴獄字皆从犬者取犬所以守之意鹽鐵論刑德篇周

禮射人注引詩皆作犴從韓本也

荀子宥坐篇獄犴不治注亦引詩宜犴宜獄

傳訓岸爲訟者訟爲訟繫獄則讞成故韓詩以鄉亭朝廷分屬之若淮南說林訓云凶犴不可再後漢書皇后紀家嬰縲縶於圖犴之下此則散文通稱耳

小弁

序云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趙注孟子云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趙氏鹿泉四書溫故錄曰毛詩以小弁爲平王事故得言親之過大以所關在天下國家之大故較之凱風失在一身者則爲小矣足明孟子所主詩說與毛同高子亦未嘗不同特其見理未精得孟子析言之

而後信遂爲毛詩授受所從出注則以爲伯奇之詩是見琴操尹吉甫愛後妻子而棄其適子伯奇者或以爲韓詩說蓋趙注言詩往往從韓如引標有梅之標作萃解以御于家邦之御爲享與毛異趣以鴟鴞詩爲刺邠君竝違尙書孫氏音義閒有證明而此獨闕第觀注云父虐之其辭甚輕則亦與母不安其室者均爲人子所遭之不幸不足深較大小適足以見所傳之不確此毛詩所以單行至今而三家多放失也焦里堂曰太平御覽引韓詩及曹植令禽惡鳥論皆以黍離爲伯奇之弟伯封所作而不言伯奇爲小弁之詩漢書中山靖王勝傳云斯伯奇所以流離比

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怒焉如搗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臣之謂也此上言伯奇下引小弁之詩中乃闕以比干未必以小弁爲伯奇所作惟論衡書虛篇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則或者當時有伯奇作小弁之說也承琪案漢書馮參傳贊曰伯奇放流孟子宮刑申生雉經屈原沈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與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此似亦以小弁爲伯奇作者然究不知其所本近人或以爲出於琴操考琴操本無完書其見於文選長笛賦注世說言語篇注太平御覽宗親部郭茂倩樂府解題所引雖皆有伯奇事然文選注但

云伯奇作歌宣王聞之曰此放子之辭也樂府解題則有履霜操竝載其辭絕無作小弁語若說苑載伯奇伯封事又以爲王國君之子并非吉甫明人僞接詩傳詩說乃有伯奇被逐其鄰大夫閔之爲賦小弁之語此何元子所謂委巷傳譌不足取信者也

劉氏詩益曰孟子親之過大一語可斷其爲幽王太子宜臼之詩蓋太子者國之根本國本動搖則社稷隨之而亡故曰親之過大若在尋常放子則己之被譏見逐禍止一身其父之過與凱風七子之母不安其室等耳何得云親之過大哉朱氏通義曰詩言踰踰周道鞠爲茂草是憂國

家之將亡非宜曰作必無此語承琪案漢書杜欽傳言成
帝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卽位欽說大將軍王鳳歷陳女
戒皆言后妃之事而未云小弁之作可爲寒心卽此亦可
見此詩必有闢君國而非士大夫一家之事矣

弁彼鷩斯傳鷩卑居卑居雅鳥也正義曰鷩卑居釋鳥文
也卑居又名雅鳥郭璞曰雅鳥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
爲鷩鳥是也此鳥名鷩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苑彼
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
類苑鳥部立鷩斯之目是不精也承琪案此鷩斯之斯自
與本篇柳斯鹿斯一例與周南之蠡斯不同

詳見周南爾雅釋

文云毛詩傳鸞卑居雅鳥也小爾雅云小而腹下白不反
哺者謂之雅鳥說文字林皆云楚鳥也一名鸞一名卑居
秦云雅鳥本多無斯字是詩人協句之言後人因將添此
字也而俗本遂斯旁作鳥謬甚據此合之詩正義可見爾
雅鸞卑居本無斯字毛傳卽用爾雅而陸氏詩釋文又云
鸞斯音豫一云斯語辭轉似鸞斯二字本爲鳥名者何其
無定見也或據法言頻頻之黨甚于鸞斯以爲斯非語辭
不知此古人屬辭之法取便成句耳至師曠禽經本屬僞
書玉篇廣韻皆依誤本爾雅而衍斯字說文佳部雅楚鳥
也一名鸞鳥部鷓卑居也皆無斯字不此之信而別從誤

本偽書以立異亦見其惑矣

怒焉如擣傳怒思也擣心疾也正義曰怒思釋詁文擣心疾所思在心復云如擣則似物擣心故云心疾也說文云擣手椎一曰築也稽古編曰案釋文擣或作擣韓詩作疇疇疇皆从疒是毛韓直以爲心疾之名則擣字特借耳疏語恐非毛旨但說文無擣字而疇訓小腹痛與心疾不合疏姑據擣字本訓釋之亦非無見承琪案毛詩擣字自是假借說文疇雖訓腹痛然心腹義本可通玉篇云疇心腹疾也引呂氏春秋云身盡疇腫

內部別有疇字除有切小腹痛也

是疇不

專訓腹疾矣毛始以擣爲疇借故直訓心疾歟

毛詩後箋

卷十九

夸

苑彼桺斯鳴蜩嘒嘒有灌者淵萑葦泝泝箋云桺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芴生萑葦言大者之芴無所不容正義曰定本無芴所二字承琪案韓詩外傳引詩曰有灌者淵萑葦泝泝言大者無不容也此似爲鄭箋所本亦無芴所二字說苑雜言篇引詩曰苑彼桺斯鳴條嘒嘒有灌者淵莞葦泝泝言大者之芴無所不容則又有芴所二字二書皆在鄭前但桺之容蜩不必言芴固當以定本爲是

譬彼壞木傳壞痍也謂傷病也案此傳非以痍訓壞謂壞爲痍之假借故復以傷病釋之爾雅痍木正釋此詩作痍者乃其本字說文及某氏注爾雅玉篇皆引詩譬彼痍木

者或出於三家中論藝紀篇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
故謂之瘠亦是用其本字毛不直云瘠木符婁者或如舍
人注爾雅以符婁屬下讀或以符婁義難通俗故直釋以
傷病歟

伐木倚矣析薪地矣傳伐木者倚其巔析薪者隨其理筭
云倚其巔者不欲妄踏之地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
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大子不如伐木析薪也承琪
案倚與幽風猗彼女桑字異而義略同說文倚偏引也蓋
什大木者以繩繫其巔徐而引之防其驟蹶也今之伐木
者尙如是矣地唐石經作地玉篇引詩析薪地矣謂隨其

理也。今經文作地者，當是借字。說文：地，落也。此謂籬落與
析薪義不合。段氏謂詩取地，裏隨理之意，當是假地爲地。
今案正義曰：析薪而言地，明隨其理也。地者，施也。言觀其
裂而漸相施及，故箋云：觀其理是也。考大元元圖：地，地其
緒。注云：地，謂施大之也。則孔疏以地爲施聲義亦近。此二
句卽上文舒究之喻。凡伐木析薪者，皆援引其巔。徐觀其
理，以言王之聽讒有來，卽受不復舒謀，所以舍彼譖人之
罪而妄加於太子之身。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嚴緝以爲
讒人橫相離絕之喻，不知此章但言聽讒之禍未及讒人
若以伐木析薪比讒人，則與上下文皆不相貫矣。

予之佗矣傳佗加也正義曰此佗謂佗人也言含有罪而以罪與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承琪案疏說非是說文佗負何也是加者佗之本義方言凡以驢馬橐駝載物者謂之負佗亦謂之負儀禮士喪禮注云賀加也賀之爲加猶佗之爲加矣釋文佗吐賀反不誤正義乃謂是他人而以罪往加迂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傳浚深也箋云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雖逃避之猶有默存者焉承琪案依箋則經文當作莫高于山莫浚于泉且似詩語未完必待注家以登巔入淵足成其意今謂此二句與

北風莫赤匪狐二句文例相似彼傳云狐赤烏黑莫能別也此言無高而非山無浚而非泉山高泉深莫能窮測也以喻人心之險猶夫山川君子苟輕易其言屬耳者必將迎合風旨而交構其閒矣戴氏讀詩記已作此解似較箋義爲長

君子無易由言箋云由用也王無輕用讒人之言人將有屬耳於壁而聽之者知王有所受之知王心不正也承琪案大雅抑無易由言箋云由於也此文與彼正同乃又訓由爲用夫旣謂王易用讒言而又戒之以屬垣豈反代讒人者慮其言之不密邪韓詩外傳云孔子正假馬之言而

君臣之義定矣詩曰君子無易繇言名正也是韓詩正以此爲無易於言也此當是戒王無易於言致爲左右窺探意旨耳何氏古義曰宐曰奔申之時尙未見廢國語史伯所謂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是也故此詩云然者惓惓慮王醉飽之昏或有溺愛輕許之語則羽翼伯服者愈多而謀孽宐曰者益甚人皆集于苑誰有集于枯勢不至廢立不止矣呂記云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

巧言

序云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案詩以悠
悠昊天發端而取五章之巧言名篇蓋讒人之言非巧不
入詩人所深惡也大夫傷於讒者非獨一已傷困於讒謂
大夫傷痛讒言之亂政故其詞屢言亂而深望君子之能
察而止之秦氏詩測曰人主輕喜易怒人之所畏也然有
時爲疾風迅雷亦有時爲和風甘雨雖不中節小人猶有
所畏忌君子之言或尙可乘機而進更有一種不痛不癢
之症牽裾流涕置若罔聞累牘連章畱中不發而肘腋之
閒近習之地有陰爲播弄於其中者外廷遂無可如何此
詩所以深望君子之如怒如社也始未嘗不知其爲諧言

也但欲兼聽竝觀姑含容之以爲御下之術迨涵之既久遂爲譖言所化矣始未嘗不知其爲盜言也但欲調停中立姑盟約之以消朋黨之風迨盟之至屢遂爲盜言所奪矣蓋正言之苦不若盜言之甘故也是則輕信生于多疑多疑生於多欲詩人歷指亂源一一如越人之視病承琪謂此條於全詩大旨得之

亂如此幟

唐石經作幟爲是

傳幟大也稽古編曰巧言首章兩幟

字上幟毛訓大下幟無訓鄭兩幟皆訓敖必欲畫一則鄭義勝矣昊天大幟疏申毛云王甚虐大不成文義承琪案亂如此幟毛訓幟爲大者蓋謂天降喪亂如此其大本不

毛詩後箋

卷十九

突

同鄭意以昊天爲呼天以亂撫爲斥王則下文昊天已威
昊天大撫毛意當卽承上亂字言之謂天降喪亂可畏與
甚大耳此詩前三章八言亂字末復結以亂階自是一篇
綱領孔疏申毛大撫爲虐大既知不安又云易傳者以下
言已威爲甚可畏而泰撫爲甚大非類故爲傲慢然言亂
如此傲慢究爲不辭不如從傳爲順也

子慎無罪傳慎誠也稽古編曰爾雅慎誠也詩毛鄭多用
此訓宋儒以其不入俗悉改之案慎爾優游考慎其相猶
可釋爲謹慎至巧言兩子慎非誠義莫通矣承瑛案經典
誠僞之誠無用真字者惟諸子百家乃有真字然觀爾雅

慎誠之訓當卽以慎爲眞字之假借眞之本義爲變化

說文

眞僊人變形而登天也

引申之則爲眞誠

段云凡積鎮贖謨膜填眞國噴眞鬣眞眞眞眞字皆以

眞爲聲多取充實之意

慎從眞聲卽兼眞義韓非解老云眞者慎之

固也傳箋於詩慎多訓誠者蓋深明爾雅假借之例韓詩外傳七引傳曰伯奇孝而弃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無辜觀此知韓詩亦當以慎爲誠耳

僭始既涵傳僭數涵容也箋云僭不信也既盡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釋文僭毛側蔭反鄭子念反涵毛音含鄭音咸承琪案毛意自以

僭爲譜之借古僭譜字本通抑不譜不賊桑柔朋友已譜
瞻卬譜始既背釋文皆云譜本作僭一切經音義五引此
詩作譜始既涵是也毛訓數者數與愬同說文譜愬也毛
蓋謂亂之初生由於譜愬始入王既受而容之文義明順
之至鄭箋以僭爲不信涵爲同義亦可通但又云不信與
信盡同之則經文止言僭是惟有不信無所謂信也釋文
引韓詩作減云減少也函咸字固可通然以減爲少當謂
亂萌初起僭端尙少而合之下文則詞義不切矣呂氏讀
詩記亦作譜始既涵此不過因釋文有側蔭反然其注仍
用不信之訓音從毛義從鄭與集傳同其誤耳

君子如祉傳祉福也箋云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案正義合上章如怒引洪範作福作威爲證是也但不必同鄭箋以君子斥在位耳此章君子皆當指王怒則有刑福由於喜義可互明

魯語慶其喜而弔其憂韋注喜猶福也

昭十七年左傳范武

子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是左氏正以喜釋祉何氏古義謂可爲此詩義疏若文二年傳君子謂猥暉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昭三年傳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皆借詞立義也

君子信盜傳盜逃也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曰竊賄爲盜則盜者竊物之名毛解名曰盜意也風俗通亦曰盜逃也承琪案漢書惠帝紀如淳注亦曰盜逃也傳意以譏人謂之盜者義取於逃謂隱匿其情而以言誘人下文盜言孔甘所謂以甘言誘之也凡誘人者必逃隱其情故說文羞即誘相誅呼也一切經音義誘古文有誦設等形皆取遁逃度匿之義卽此傳訓盜爲逃意也

亂是用餒傳餒進也此用爾雅文龍龕手鑑引爾雅舊注曰餒甘之進也案爾雅餒羞皆訓進者自由進會之義而引申之禮記表記子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

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此於詩旨最爲切合

匪其止其維王之邛箋云邛病也小人好爲譏佞既不其其職事又爲王作病呂記引董氏曰止其韓詩作止恭承琪案釋文但云其本又作恭不言韓詩董氏始據外傳之文王伯厚詩考云外傳作恭是也外傳兩引此詩一云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偷合苟同以特祿養者是謂國賊也其下引詩曰匪其止恭維王之邛又云詩曰匪其止恭維王之邛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字皆作恭禮記緇衣引詩曰匪其止

毛詩後箋

卷十九

圭

共維王之邛注云匪非也邛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
惟使王之勞此注以其爲恭當本三家蓋詩言止其故云
止於恭敬其義爲順若謂其其職事則止爲贖字矣正義
行之云非於其職廢此供俸而已似以廢釋止未免牽強
說苑政理篇孔子曰匪其止其維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
以爲亂者也夫曰蔽主爲亂則不止於不供其職事而已
故知恭敬之義爲長

奕奕寢廟一章箋云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已能忖
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爾歐陽本義謂鄭以田犬之能擬
聖人之能不惟四字不類又殊無指歸是已集傳以君子

聖人四句興他人有心二句於詞意輕重亦不倫呂記亦從箋疏嚴緝則略同歐義然皆不如戴氏續詩記曰四章言國家宗廟宮室故在皆君子之爲也典章法度具存皆聖人之定也彼讒人者將有心破壞之我安得不忖度其故忖度之則情狀得譬如狡兔之躍遇犬則獲矣此說似於經旨尤合

秩秩大猷傳秩秩進知也案爾雅秩秩智也小戎秩秩德音傳秩秩有知也正用爾雅文此云進知也者蓋秩義爲積積有次第之意故爲進知謂遞進愈知之大道也說文大部載大也讀若詩曰載載大猷此引詩第比方其音耳

字仍當作秩秩也

躍躍毚兔遇犬獲之傳毚兔狡兔也箋云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戰國秦策云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楚使黃歇說秦昭王曰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又云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高誘注云他人有毀害之心已忖度之躍躍跳走也毚狡也喻狡兔騰躍以爲難得也或時遇犬獲之喻讒人如毀傷人遇明君則治女罪也史記春申君傳卽取國策此文惟引詩躍躍作趨趨他人有心二句誤倒在下耳集解引韓嬰當作韓詩章句曰趨趨往來貌獲得也言趨趨

之兔免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據此薛君章句及高注國策皆以遇犬爲遇值之遇毛於遇犬無傳當與韓同正義引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跡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此正用韓說以述毛義鄭云遇犬犬之馴者自是以遇爲愚與上兔免爲狡相對素問解精微論云請問有兔愚朴陋之間此兔與愚對之證釋文云遇如字世讀作愚非也不知讀愚者雖非毛義固鄭義也

荏染柔木傳荏染柔意也案荏當作隸說文隸弱兒从木任聲此其本字也毛詩假桂荏之荏爲之耳何氏古義謂荏通作恁引說文下齋之訓借爲柔弱非是染釋文音丹

其實染卽幷字之借說文幷毛幷幷也徐鍇云幷幷弱也
王粲迷迭香賦挺幷幷之柔莖是也又通作姘說文姘弱
長兒廣雅釋詁集弱也釋訓集集姘姘弱也

往來行言心焉數之箋云此言君子樹善木如人心思數
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己
亦可是之謂行也案此箋義甚精數者計也行言者可行
之言箋謂心數善言而出之正與下出自口矣相對故下
箋云徒從口出非由心也宋儒以行言爲行路之言或讀
焉於虔切謂不足計數或訓數爲辨謂心能辨之皆於上
下文詞旨不合

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傳蛇蛇淺意也箋云碩大也大言者
言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也承琪案傳云淺意者合
下句出自口矣爲形容之詞言但出口而不從心淺孰甚
焉蛇蛇與孟子詭詭同孫氏音義云詭詭張吐禾切云蓋
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夸大之貌此字當本作詭說文沈
州謂欺曰詭今方言作詭孟子作詭皆一字也凡欺謾者
雖爲大言而其器量實淺故毛以蛇蛇爲淺意鄭以碩言
爲大言也

無拳無勇傳拳力也案說文捲氣勢也从手卷聲國語曰
有捲勇今齊語桓公問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

出於衆者

韋注云大勇爲拳

蓋假拳爲捲與此詩同盧令其人美

且鬢箋云鬢讀當爲權權勇壯也吳都賦覽將帥之權勇

李注云毛詩無拳無勇拳與權同段懋堂曰張參五經文

字木部權字下注云从手作權者古拳握字因知鄭箋及

李文選注之權字皆當作權爲捲之異體此說是也

莊子讓王

篇捲捲乎后之爲人釋文捲捲用力貌字仍作捲

何人斯

序云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蘇氏詩傳曰何人斯爲刺暴公而本詩主言何人蓋譖出于暴公而何人預焉刺何人正以刺

暴公也虞東學詩曰何人必蘇公素所友好之人而新附暴公者故以從暴爲疑反覆究詰至末章責以反側其義顯矣歐嚴竝以何人指暴公既與二人從行不合集傳謂不欲直斥暴公則詩中業已指名無容曲爲之說承瑛案正義云經八章皆言暴公之侶疑其讒已而未察故作是詩以窮之此疏是也蓋全詩但維暴之云一語微露本意而其餘皆指何人言之欲窮極何人之情乃所以實暴公之譖意在於此而文成於彼此詩人諷諫之義故序特據事直書曰刺暴公曰作是詩以絕之也

箋云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稽古編曰春秋文公八年公

子遂會雒戎盟于曩杜注云鄭地范甯穀梁注亦同幽王
時鄭尙未遷曩未爲鄭有且與雒戎盟于此則曩必近雒
意曩亦東都畿內國歟王氏詩稗疏曰春秋公子遂壬午
及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及雒戎盟于曩相去三日就盟兩
地曩與衡雍其近可知衡雍在今懷慶府蘇者蘇忿生之
國今懷慶府溫縣蘇曩二國境土犬牙相入故嫌忌而相
誘承珙案路史曩辛公采地鄭邑也一云隧隧上當脫一
年左傳云楚侵鄭及曩隧是曩一名曩隧春秋時鄭地也其地在今懷慶府原武縣境
與溫接壤高誘注淮南精神訓云訟閒田者曩桓公蘇信
公也此語必有所本王志長謂蘇公被譖之事必有關於

社稷安危若止同列得誘相詬厲之言何足登之于雅張氏詩貫遂謂平王之廢暴公實陰構其閒而蘇公乃因之得禍此真無稽之說也君臣朋友皆人之大倫此詩雖止絕交而其詞反復推詳婉而不激所以爲溫柔敦厚之教彼谷風亦朋友相怨之詩又得謂以國事起釁邪

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傳云言也箋云譜我者是言從誰生乎乃暴公之所言也由己情而本之以解何人意黃氏元吉曰孔疏申鄭謂猶冀其不然欲與和好乃開解之曰今譜我者維誰之所云從而出乎維乃暴公之所云耳言爾應不與當與我和親也此意甚美然於首章卽言欲與和

三言行三
一
好無步驟矣承瑛案傳以云爲言者蓋承上文胡逝我梁
不入我門二句若曰是從誰之言而與我疏闊如此維其
從暴公之言耳下章云不我可正與此章云字相應謂始
者言我可今則言不我可也若譜言從暴公出則既明知
其事矣何以下文又云誰爲此禍邪且詩言微婉必不直
斥暴公之譖故知箋說非傳旨也

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傳陳堂塗也箋云堂塗者
公館之堂塗也陳碩甫曰塗當作涂周禮匠人堂涂注引
爾雅釋宮堂涂皆其證今字作塗又作途釋宮曰堂涂謂
之陳毛所本也孫炎郭璞注竝云堂下至門徑堂涂在門

內詩曰逝陳則入門矣而不入我室所以聞聲不見身也
鄭以上章云不入我門不入嚙我故謂堂塗爲公館之堂
塗但公館在他處與我聞其聲文不相承箋失之承琪案
聲不必專指言語聲音凡通問皆可謂之聲王氏總問曰
當是過門留語而去姜氏廣義曰天下豈有聞聲而不見
其身者蓋通問而不請見也二說於情事爲近正義以公
館爲舍客別館蓋其人至此通問而去故雖聲息相聞而
面目不接無疑于逝陳之與不入門相戾矣戴氏續詩記
以陳爲屋壁塗墜之側過陳而聞其聲但不見其身耳此
泥於聲爲音聲其解陳字尤屬臆撰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攬我心傳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箋云祇適也何人乎女行來而去疾如飄風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黃氏元吉日孔疏謂以其徑來而徑去知爲疾也非在道急速故下章言其安行所辨甚明上章由梁而至陳自遠而及近也此復以梁言者忽而在陳者又忽而在梁正見其蹤跡之詭祕也承拱案匪風傳用爾雅迴風爲飄文此但云暴起之風者惟狀其去來之疾不取迴旋此詩前四章三言逝梁一言逝陳則正義所云數過其國而不入者是也

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箋云一者之來見我於女亦何病乎
正義曰毛云若不譜我則一者之來見王以後云何使我
有罪譴之病乎亦以我得病在汝見王之後所以尤疑也
毛以此云何其盱與下俾我祇也互文皆言云何而使
我有罪病也箋以上章責其不來見已下章言入與不入則
一者之來當爲來見蘇公不得爲見王也且蘇公之所疑
者以不見何人故言一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也是欲
見以解疑之辭此本之於何人爲不病下反之已爲得安
是章次相成也承琪案毛於盱字無傳者當同卷耳訓盱
爲憂以盱盱皆忤之假借

說詳

卷耳不必同下章訓祇爲病但

曰憂曰病皆承上文攬我心而言憂者之來卽指上文逝
梁逝陳之事豈者猶言乃者高誘注呂氏春秋知節篇云
一猶乃也漢書曹參傳乃者吾使諫君也注云乃者謂曩
日也蓋此章是言其過去之時謂爾若安行何以不暇舍
息爾若急行何以有暇脂車非徐非疾行蹤莫測而乃僅
逝我梁陳而來云何不使我有攬心之憂乎下章又言其
行反之時謂爾若還而入唁我則我心悅也今還而不入
則其與於贈我情事不難知也而乃猶逝我梁陳而來則
惟使我有攬心之病而已上來字對舍字言謂但來而不
舍息下來字對入字言謂但來而不入唁總之自蘇公言

來定當是來見蘇公正義述毛以壹者之來爲來見王夫
蘇公遺謫則已不在王所其於見王之人祇應言往不應
言來也且下章明云遺矣而仍以來爲見王豈往返皆見
王乎正義申鄭以此章言何人不病下章言已得安但兩
章皆言壹者之來而下句又分屬兩人亦有未安

否難知也箋云否不通也釋文否方九反不通也一云鄭
符鄙反承琪案釋文此處疑有誤其方九反乃爲毛作音
不當釋以不通其不通也三字當在符鄙反之下說文否
不也从口不亦聲方九切此詩否字讀方九反則當訓
不蓋章首其心孔覲言其心難知此則言其心不難知皆

反覆窮究之意箋謂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汝情不通此乃讀符鄙切與易之泰否書之否德同音皆否字引申之義也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傳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正義引鄭異義駁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茱哀十七年左傳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豶下人君牲

以上皆駁異義文

是盟用牛也承琪

案曲禮正義云盟牲所用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

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是毛韓略同但韓言盟不言詛者以盟足該詛毛不及牛者自專指詛時所用之牲正義引定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是也

有覲面目傳覲姑也箋云姑然有面目女乃人也正義曰說文云覲面見人姑面覲也然則覲與姑皆面見人之貌也稽古編云釋文姑面醜也與孔疏異按韋昭國語注亦云覲面目之貌廣雅亦訓姑爲覲皆不及醜義詩亦但言其與人相見無窮極耳竝無可醜之意當以疏引說文爲正承珙案毛用爾雅文說文姑面覲也正與爾雅相轉注

今本說文及詩釋文作面醜者字誤耳廣韻十三末姤下
云覲也十五鎔又云姤面醜則其字誤已久然詩云有覲
面目國語范蠡曰余雖覲然而人面哉詳其詞意當謂面
貌覲然猶云儼然人面也爾雅釋文引舍人注云覲擅也
一曰面貌也謂自專擅之貌義亦相近後漢樂成王傳安
帝詔曰有覲其面而放逸其心

巷伯

序云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箋巷伯奄
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爲
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

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篤稽古編云周禮內小臣奄人而釋
上士是奄官之長故箋疏以巷伯當之伯長也寺人無爵
且屬於內小臣則奄人之卑者故不以當伯長之稱宋之
說詩者謂寺人卽巷伯已失據矣朱傳又謂寺人卽內小
臣則誤尤甚夫內小臣與寺人竝列于周禮天官屬下明
是二職豈未之見乎承琪案寺人內小臣本於車鄰毛傳
詩主諷詠之文難以拘定官制彼傳以寺人爲內小臣本
不過謂小臣之在內者非專指王之正內五人也寺人非
一而自稱曰孟子傳所謂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
正義云自言孟子以殊於餘寺人不被讒者是也但詩爲

寺人所作而名篇以巷伯故箋有寺人傷其將及巷伯之語然詩中未見此意末章言凡百君子則不止於將及巷伯矣故後儒以寺人卽巷伯者亦非無理蓋詩篇名有作詩者自名亦有采詩者所名此詩或作者自稱寺人而采詩者名之以巷伯巷伯不見周官惟見於襄九年左傳宋災令司宮巷伯做宮杜注卽以巷伯爲寺人意巷伯本內奄之通稱

後漢書宦者傳贊汎迺巷職遠參天機注云巷職卽寺人之職也

故經言寺人

序稱巷伯歟漢書司馬遷傳贊云述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後漢書宦者傳序云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詳其詞意似皆以此詩卽巷伯所作然則以巷伯卽

寺人其說不始於宋儒矣孔融傳駁復內刑議有寃如巷伯語尤足見是巷伯被讒而作禮記緇衣正義乃謂寺人傷讒巷伯懼將及己故作此詩章懷注後漢書又謂巷伯被讒將刑寺人傷而作詩其言又皆與鄭異然而皆非也稽古編曰案序故作是詩也下脫巷伯奄官四字箋巷伯下內小臣上衍奄官寺人四字疏申序謂經無巷伯字而篇名巷伯故序解之曰巷伯奄官言奄人爲此官也則知序未脫此四字矣又申箋謂巷伯內官用奄上士四人內小臣而謂之巷伯者以此官於宮中爲近是箋文內小臣解巷伯非解寺人也不應云寺人內小臣下文云奄官不

毛詩後箋

卷十九

全

應上文先出奄官則知箋文直當云巷伯內小臣也而中
閒奄官寺人四字皆衍文矣阮氏按勘記段氏毛詩傳說
皆略同承琪案此明箋無奄官寺人四字其辨甚晰而必
謂序有巷伯奄官四字則終未敢信三百篇之序文例多
同從無於作是詩也之下贅以解釋篇名體同故訓者正
義雖言序有此四字而仍以定本無者爲是釋文云官本
或將此注爲序文是亦不以序有四字爲然唐石經序文
無此四字正從定本可見唐人以序有巷伯奄官者爲俗
本當時所不用也

斐兮斐兮成是貝錦傳興也斐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

也案尚書禹貢厥篚織貝正義引鄭注曰貝錦名并引詩
斐兮斐兮成是貝錦此詩首次二章皆言成是蓋錦本非
貝以織作斐斐而成爲貝文下章星亦非箕以躔舌哆侈
而成爲箕象皆謂羅織細碎之故巧構形似之言以成其
罪爾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傳哆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
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段氏詩小學云說文籒
字注引詩侈兮哆兮王伯厚詩考引之而作侈兮哆兮其
所據本侈譌作侈也又引崔靈恩集注本作侈兮哆兮然
則毛詩古本上侈下哆唐後乃倒易之或云毛傳鄭箋皆

言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似今本爲是玉裁謂傳箋釋其義耳經文謂所侈大者乃其本哆口者也侈大之而成是南箕矣文意如此又按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此自鄭說非毛說也詩縷斐哆侈皆一句中用韻縷斐爲重字則哆侈亦重字也毛傳當云哆侈大貌猶上章云萋斐文章相錯也又云哆侈之言是必有因也云云此釋成是南箕亦卽釋成是貝錦也轉寫改竄遂不可讀說文今本譌舛崔氏集注出於讀詩記者恐未可信不必從上侈下哆之本也承琪案段氏後說是也今本毛傳先釋哆卽釋南箕然後言侈倒亂經文傳無此例足知毛傳當以哆侈連文爲

雙聲疊韻之字鄭云因其星之哆而侈大之斷無經文上侈下哆箋不明其所以而違反之者臧氏經義雜記謂箋反言以申傳非倒易經文其說迂拙不可信

緝緝翩翩傳緝緝口舌聲說文聃聃語也从口耳詩曰聃聃幡幡附耳私小語也釋文引說文云聃聃語也承琪案詩緝字自當爲聃之假借釋文云聃語者聃如今胸膈字亦謂小語無聲若在兩閉之意傳云口舌聲者曲盡聃語之狀後儒或云緝人之非或云緝緝有條理皆望文生義耳至說文引詩緝緝幡幡則段氏云幡幡二字當云翩翩而誤舉下章之幡幡猶生民或春或谷而誤云或籛或

信者是也

慎爾言也謂爾不信箋云慎誠也女誠心而後言王將謂女不信而不受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正義曰上言謀多而巧此言爲謀之狀言口舌緝緝然往來翩翩然相與謀欲爲譏諧之言以害人自相計議唯恐不成相教當誠汝之心而後言也若言不誠實則所言不巧王將謂汝言爲不信而不受也故須誠實言之承琪案此疏誤會箋意箋誠不誠三字誤倒上言誠心而言王將不信下當云欲其不誠者惡其誠也蓋譏人相教以不誠之言庶幾巧於取信若言過誠實則不能巧何以致王之信受文義自當如

此疏說與箋不相應且言不誠實則所言不巧等語亦於理不順殆據誤本箋欲其誠者惡其不誠故云須誠實言之而不知與上文誠心而言王將不信之語相戾也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傳捷捷猶羈絏也幡幡猶翩翩也釋文捷如字又音妾承琪案漢書楊雄傳蘇林注曰啞音詩啞啞幡幡之啞是讀詩捷字作啞古字捷接多通故亦通作啞史記司馬相如傳正義云啞喋鳥會之聲也彭越傳集解引徐廣曰喋一作啞匈奴列傳喋喋而佔佔索隱引服虔曰口舌爲喋蓋此無正字作啞作喋又假捷假捷爲之故集韻云捷捷譖言或从人亦作啞總之皆口舌多言

之貌故傳云捷捷猶緝緝也毛傳故訓之祖凡言猶者皆
比儼切合非泛爲蒙上作解後儒望文生義以捷捷爲儼
利貌失傳旨矣幡者反也資之初筵傳幡幡失威儀瓠葉
傳幡幡瓠葉貌角弓翻其反矣逸詩偏其
反而蓋偏反疊韻語皆形容反覆
不定之貌故傳云幡幡猶翻翻也

豈不爾受既其女遷傳遷去也箋云遷之言訕也王倉卒
豈將不受女言乎已則亦將復訕誹女承琪案遷去者讒
人相戒以爲術不工恐無以堅王之僞而或有遷心耳鄭
以遷爲訕謂王將訕誹誹者實不如傳義明易正義乃云
以遷去爲理不安故易之非是又此兩章爾字女字箋疏
皆以爲譜人相戒教之辭其義不易蓋兩章皆言謀欲故

當爲謀諧者自相爾女後儒多以爾爲詩人爾諧者且謂是忠告之言迂矣

騷人好好勞人草草傳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戴氏詩考正曰爾雅旭旭憍也郭注云小人得志憍蹇之貌讀旭爲

好承琪案邶風旭日始旦釋文引說文旭讀若好今說文

助字林呼老反是旭好聲同字通毛傳訓喜者自由好字

引申之意爾雅作旭或古本詩借旭爲好段氏說文注轉謂今詩好好字爲旭旭之借非是至爾雅慳慳勞也邢疏引詩勞人慳慳邢曷在北宋初或猶及見韓詩說文慳動也此則三家詩用其正字毛詩又借草爲之耳

彼諧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諧人投畀豺虎集傳云再言彼諧人者甚疾之故重言之或曰衍文也承琪案此以爲衍文者疑謀字不入韻耳顧氏詩本音以者與虎韻江氏古韻標準謂首二句複次章以起下文爲無韻之句惟段氏音均表云謀本音在之哈部巷伯以合韻者虎字猶母本音亦在第一部蝦煉以韻兩是也孔氏詩聲類云謀字詩凡九見或讀爲媒或讀爲每唯小閔民雖靡靡或哲或謀及巷伯六章似皆讀爲媿且巷伯一篇之中二章以謀協箕六章以謀協虎是在當時固可兩讀矣今廣韻上聲有謀字文甫切承琪謂皇皇者華周爰諮謀淮南脩務訓作

語誤史記陳杞世家集解引徐廣曰謀一作謨是謀誤同
字亦當同音故可叶應虎猶集讀爲就躬讀爲身之例也
一說禮記緇衣注後漢書朱勃上書訟馬援竝引詩取彼
騷人投異射虎若上文有彼騷人者二語下不應忽變稱
騷人則似本無章首二句今本有者因次章誤衍今案漢
書及太子傳並闕三老上書引詩取彼騷人投異射虎仍
同今本作騷不作騷
則此說亦未可信

楊園之道猗于畝邱傳楊園園名猗加也畝邱邱名筵云
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邱以言此騷人欲諧大臣故先
從近小者始案猗與倚同字倚者依也凡因依者皆自此
加彼之意故傳云猗加也毛意當以楊園喻近小畝邱喻
高大謂諧人者由近而加遠由小而加大如楊園之道而

三言不重
一
橫侵及敵邱也箋語似與傳相反

寺人孟子作爲此詩釋文一本云作爲作詩按勘記云考
正義本是作爲作詩與一本同此二本之異在第三字正
義是作釋文是此不同耳故正義箋竝有作起也作爲也
二訓以經有二作字而各釋之也正義又云定本云作爲
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
所謂乖者經字旣是此矣不復有二作而箋訓有之是其
乖也正義之意據其箋有二訓證其經止一作之失耳不
謂不當有二訓也段氏云詩爲字誤當是一本云作而作
詩也正義曰當云作而賦詩定本云作爲此詩據此則孔

疏本原是作而作詩也承琪案傳云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箋云作起也孟子起而爲此詩傳作此詩之作但就經文爲字言之故箋以起釋經作字然後繼之曰起而爲此詩詳毛鄭之文未必經有二作字且若經云作而作詩下作字文義易明何庸更釋以爲家父作誦作此好歌皆未嘗別訓作字知此箋有二訓之本亦未可從也

毛詩後箋卷十九終